



周書  
三



リ 8  
1735  
157





98  
1735  
157



周書十八

列傳第十

王羆

子慶遠

孫遜

王思政

王羆字熊羆京兆霸城人漢河南尹王遵之後世為州郡著姓羆剛直木彊處物平當州郡敬憚之魏太和中除殿中將軍先是南岐東益氏羌反叛王師戰不利乃令羆領羽林五千鎮梁州許平諸賊還授右將軍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之曰西河大邦俸祿殷厚何為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即力所不堪若科發民間又違法憲以此辭耳梁將曹義宗圍荊州敕羆與別將裴衍率兵赴救遂與梁人戰大破之于時諸方鼎沸所在凋殘荊州新經寇難尤藉慰撫以羆為荊州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州山田園  
所部君以贖資



蜀州屯田  
氏圖印



刺史進號撫軍將軍梁復遣曹義宗衆數萬圍荊州堰水灌城不  
沒者數板時既內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遺羸鐵券云城全當授本  
州刺史城中糧盡羸煮粥與將士均分而食之每出戰嘗不擐甲  
胄大呼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賊箭中王羸  
不爾王羸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  
霸城縣公尋遷車騎大將軍涇州刺史未及之部屬太祖徵兵爲  
勤王之舉請前驅效命遂爲大都督鎮華州魏孝武西遷拜驃騎  
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嘗修州城未畢梯在外齊神武遣韓軌司馬  
子京從河東宵濟襲羸羸不之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羸尚臥  
未起聞閣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敵  
見之驚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衆遂投城遁走時關中  
大飢徵稅民間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逆相告多被笞捶以

是人有逃散唯羸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怨讟  
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甚盛太祖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羸令加守  
備羸語使人曰老羸當道臥狙子安得過太祖聞而壯之及齊神  
武至城下謂羸曰何不早降羸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羸家生死在  
此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敢攻時茹茹渡河南寇候騎已至幽州  
朝廷慮其深入乃徵發士馬屯守京城塹諸街巷以備侵軼左僕  
射周惠達召羸議之羸不應命謂其使曰若茹茹至渭北者王羸  
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馬何爲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由  
周家小兒恇怯致此羸輕侮權勢守正不回皆此類也未幾還鎮  
河東羸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羸爲其設食使乃裂其薄餅  
緣羸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爨造成用力不少乃爾選擇當是  
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慙又有客與羸食瓜客削瓜侵



膚稍厚羆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有愧色性又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者羆不暇命捶扑乃手自取鞞履持以擊之每至享會親自秤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尚其均平嗤其鄙碎大統七年卒於鎮贈太尉

子慶遠弱冠以功臣子拜直閣將軍先羆卒孫述嗣

述字長述少聰敏有識度年八歲太祖見而奇之曰王公有此孫足爲不朽卽以爲鎮遠將軍拜太子舍人以祖憂去職述幼喪父爲羆所鞠養及居喪深合禮度于時東西交爭金革方始群官遭喪者卒哭之後皆起令視事迹請終禮制辭理懇切太祖命中使就視知其哀毀乃特許之喪畢襲爵扶風郡公累遷上大將軍

王思政字思政太原祁人容貌魁偉有籌策魏正光中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屬方俟醜奴宿勒明達等擾亂關右北海王顥率兵討

之啟思政隨軍軍事所有謀議並與之參詳時魏孝武在藩素聞其名顥軍還乃引爲賓客遇之甚厚及登大位委以心膂遷安東將軍預定策功封祁縣侯俄而齊神武潛有異圖帝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中軍大將軍大都督總宿衛兵思政乃言於帝曰高歡之心行路所共知矣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崤函之固一人可禦萬夫且士馬精彊糧儲委積進可以討除逆命退可以保據關河宇文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效若聞車馬西幸必當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一二年間習戰陣勸耕桑修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及齊神武兵至河北帝乃西遷進爵太原郡公大統之後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太祖曾在同州與群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段命諸將樗蒲取之物旣盡太祖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者卽與之羣



公將遍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斂容跪坐而自誓曰王思政羈旅  
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效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實令  
宰相賜知者願擲卽爲盧若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  
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坐盡驚卽拔所佩刀橫於膝上  
攬桴菹拊髀擲之比太祖止之已擲爲盧矣徐乃拜而受自此之  
後太祖期寄更深轉驃騎將軍令募精兵從獨孤信取洛陽仍共  
信鎮之及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稍左右橫擊一擊踣數人時  
陷害旣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將收軍思政久  
經軍旅每戰唯著破弊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免有帳下督雷五安  
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遂相得乃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  
久方得還仍鎮弘農思政以玉壁地在險要請築城卽自營度移  
鎮之遷并州刺史仍鎮玉壁八年東魏來寇思政守禦有備敵人

書夜攻圍卒不能克乃收軍還以全城功受驃騎大將軍復命思  
政鎮弘農於是修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以守禦者皆  
具焉弘農之有備自思政始也十二年加特進荊州刺史州境卑  
溼城塹多壞思政方命都督蘭小歡督工匠繕治之掘得黃金三  
十斤夜中密送之至旦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  
悉封金送上太祖嘉之賜錢二十萬思政之去玉壁也太祖命舉  
代已者思政乃進所部都督韋孝寬其後東魏來寇孝寬卒能全  
城時論稱其知人十三年侯景叛東魏擁兵梁鄭爲東魏所攻景  
乃請援乞師當時未卽應接思政以爲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  
卽率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關向陽翟思政入守潁川景引兵向豫  
州外稱畧地乃密遣送款於梁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  
太祖乃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中書令河南大行臺河



南諸軍事回授思政思政並讓不受頓使敦喻唯受河南諸軍事東魏太尉高嶽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城內臥鼓偃旗若無人者嶽恃其衆謂一戰可屠乃四面鼓噪而上思政選城中驍勇開門出突嶽衆不敢當引軍亂退嶽知不可卒攻乃多修營壘又隨地勢高處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大車晝夜攻之思政亦作火積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以火箭射之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嶽衆披靡其守土山人亦棄山而走齊文襄更益嶽兵堰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涌溢不可防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者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投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政謂之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

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齊文襄聞之乃率步騎十一萬來攻自至堰下督勵士卒水壯城北面遂崩水便滿溢無措足之地思政知事不濟率左右據上山謂之曰吾受國重任本望平難立功精誠無感遂辱主命今力屈道窮計無所出唯當效死以謝朝恩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刎先是齊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謂思政曰公常語訓等但將我頭降非但得富貴亦是活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言公豈不哀城中士卒也固共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其常侍趙彥深就土山執手申意引見文襄辭氣慷慨無撓屈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禮遇甚厚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城既無外援亦無叛者思政常以勤王爲務不營



資產嘗被賜園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棗果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況大賊未平何事產業命左右拔而棄之故身陷之後家無蓄積及齊受禪以為都官尚書子秉  
史臣曰王羆剛峭有餘弘雅未足情安儉率志在公平既而奮節危城抗辭勅敵梁人為之退舍高氏不敢加兵以此見稱信非虛述不隕門風亦足稱也王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際及乎策名霸府作鎮潁川設縈帶之險修守禦之術以一城之眾抗傾國之師率疲乏之兵當勁勇之卒猶能亟摧大敵屢建奇功忠節冠於本朝義聲動於隣聽雖運窮事蹙城陷身囚壯志高風亦足奮於百世矣

周書十八 列傳第十

西川毛鳳苞  
氏雷西甫甫

周書十九

列傳第十一

達奚武

子震

侯莫陳順

豆盧寧

宇文貴

楊忠

王雄

達奚武字成興代人也祖眷魏懷荒鎮將父長汧城鎮將武少倜儻好馳射為賀拔岳所知岳征關右引為別將武遂委心事之以戰功拜羽林監子都督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武與趙貴收岳屍歸平涼同翊戴大祖從平悅除中散大夫都督封須昌縣伯邑三

西川毛鳳苞  
氏雷西甫甫



百戶魏孝武入關授直寢轉大丞相府中兵參軍大統初出爲東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進爵爲公齊神武與竇泰高敖曹三道來侵太祖欲并兵擊竇泰諸將多異議唯武及蘇綽與太祖意同遂擒之齊神武乃退太祖進圖弘農遣武從而騎覘候動靜武與其候騎遇卽便交戰斬六級獲三人而反齊神武趣沙苑太祖復遣武追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徃徃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從破之除大都督進爵高陽郡公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四年太祖援洛陽武率騎一千爲前鋒至穀城與李弼破莫多婁貸文進至河橋武又力戰斬其司徒高敖曹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爲北雍州刺史復戰邛山時大軍不利齊神武乘勝進至陝武率兵禦之乃退久之進

位大將軍十七年詔武率兵三萬經畧漢川梁將楊賢以武興隆梁深以白馬降武分兵守其城梁梁州刺史宜豐侯蕭循固守南鄭武圍之數旬循乃請服武爲解圍會梁武陵王蕭紀遣其將楊乾運等將兵萬餘人救循循於是更據城不出恐援軍之至表裏受敵乃簡精騎三千逆擊乾運於白馬大破之乾運退走武乃陳蜀軍俘級於城下循知援軍被破乃降率所部男女三萬口入朝自劔以北悉平明年武振旅還京師朝議初欲以武爲柱國武謂人曰我作柱國不應在元子孝前固辭不受以大將軍出鎮玉壁武乃量地形勝立樂昌胡營新城三防齊將高苟子以千騎攻新城武邀擊之悉虜其衆孝閔帝踐祚拜柱國大司寇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舉州來附詔武與楊忠迎消難以歸武成初轉太宗伯進封鄭國公邑萬戶齊將斛律敦侵汾絳武以萬騎禦之敦退



武築栢壁城畱開府權嚴薛羽生守之保定三年遷太保其年大軍東伐隋公楊忠引突厥自北道武以三萬騎自東道期會晉陽武至平陽後期不進而忠已還武尚未知齊將斛律明月遺武書曰鴻鶴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也武覽書乃班師出爲同州刺史明年從晉公護東伐時尉遲迥圍洛陽爲敵所敗武與齊王憲於邙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欲還周爭未決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備見形勢大王少年未經事豈可將數營士衆一旦棄之乎憲從之遂全軍而返天和三年轉太傅武賤時奢侈好華飾及居重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左右止一兩人而已外門不施戟恒晝掩一扉或謂武曰公位冠群后功名蓋世出入儀衛須稱具瞻何輕率若是武曰子之言非吾心也吾在布衣豈望富貴不可頓忘

疇昔且天下夫平國恩未報安可過事威容乎言者慙而退武之在同州也時屬天旱高祖敕武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禱祈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燮理陰陽遂使盛農之月久絕甘雨天子勞心百姓惶懼忝寄旣重憂責實深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之所必須登峯展誠尋其靈奧岳旣高峻千仞壁立巖路嶮絕人跡罕通武年踰六十唯將數人攀藤援枝然後得上於是稽首祈請陳百姓懇誠晚不得還卽於岳上藉草而宿夢見一白衣人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祇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霑洽高祖聞之璽書勞武曰公年尊德重弼諧朕躬比以陰陽僊序時雨不降命公求祈止言廟所不謂公不憚危險遂乃遠陟高峯但神道聰明無幽不燭感公至誠甘澤斯應聞之嘉賞無忘于懷今賜公雜綵百疋公其善思嘉猷匡朕不逮



念坐而論道之義勿復更煩筋力也武性貪怯其爲大司寇也在  
庫有萬釘金帶當時寶之武因入庫乃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以  
武勳不彰其過因而賜之時論深鄙焉五年十月薨年六十七贈  
太傅十五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諡曰桓子震嗣

震字猛畧少驍勇便騎射走及奔馬膂力過人大統初起家員外  
散騎常侍太祖嘗於渭北校獵時有兔過太祖前震與諸將競射  
之馬倒而墜震足不傾躓因步走射之一發中兔顧馬纔起遂回  
身騰上太祖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賜武雜綵一百段十六年封  
昌邑縣公一千戶累遷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通直散騎常侍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世宗初拜儀同右中大夫加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普寧縣公武平初進爵廣平郡公  
除華州刺史震雖生自膏腴少習武藝然導民訓俗頗有治方秩

滿還朝爲百姓所戀保定四年大軍東討諸將皆奔退震與敵交  
戰軍遂獨全天和元年進位大將軍率衆征稽胡破之六年拜柱  
國建德初襲爵鄭國公出爲金州總管十一州九防諸軍事金州  
刺史四年從高祖東伐爲前三軍總管五年又從東伐率步騎一  
萬守統軍川攻克義寧烏蘇二鎮破并州進位上柱國仍從平鄴  
賜妾二人女樂一部及珍玩等拜太宗伯震父嘗爲此職時論榮  
之宣政中出爲原州總管三州二鎮諸軍事原州刺史尋罷歸隋  
開皇初薨于家震弟基車騎將軍渭南縣子大象末爲益州刺史  
與王謙據蜀起兵尋敗被誅

侯莫陳順太保梁國公崇之兄也少豪俠有志度初事爾朱榮爲  
統軍後從賀拔勝鎮并陘武泰初討葛榮平邢杲征韓婁皆有功  
拜輕車將軍羽林監又從破元顥進寧朔將軍越騎校尉普泰元



年除持節征西將軍封木門縣子邑三百戶尋加散騎常侍千牛  
備身衛將軍閤內大都督從魏孝武入關順與太祖同里閤素相  
友善且其弟崇先在關中太祖見之甚歡乃進爵彭城郡公邑一  
千戶大統元年拜衛尉卿授儀同三司及梁企定圍逼河州以順  
爲大都督與趙貴討破之卽行河州事後從太祖破沙苑以功增  
邑千戶四年魏文帝東討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畱鎮長安  
時趙青雀反盟及惠達奉魏太子出次渭北順於渭橋與賊戰頻  
破之賊不敢出魏文帝還親執順手曰渭橋之戰卿有殊力便解  
所服金鏤玉梁帶賜之南岐州氏苻安壽自號太白王攻破武都  
州郡騷動復以順爲大都督往討之而賊屯兵要險軍不得進順  
乃設反間離其腹心立信賞誘其徒屬安壽知勢窮迫遂率部落  
一千家赴軍款附時順弟崇又封彭城郡公封順河間郡公明年

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行西夏州事安平郡公十六年拜  
大將軍出爲荊州總管山南道五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孝閔  
帝踐祚拜少師進位柱國其年薨

豆盧寧字永安昌黎徒何人其先本姓慕容氏前燕之支庶也高  
祖勝以燕皇始初歸魏授長樂郡守賜姓豆盧氏或云避難改焉  
父長柔玄鎮將有威重見稱於時武成初以寧著勲追贈柱國大  
將軍少保涪陵郡公寧少驍果有志氣身長八尺美容儀善騎射  
永安中以別將隨爾朱天光入關加授都督又以破万俟醜奴功  
賜寧書縣男嘗與梁企定遇於平涼川相與肄射乃於百步懸  
沙草以射之七發五中定服其能贈遺甚厚天光敗後侯莫陳悅  
反太祖討悅寧與李弼率衆歸太祖魏孝武西遷以奉迎勲封河  
陽縣伯邑五百戶大統元年除前將軍進爵爲侯增邑三百戶遷



顯州刺史顯州大中正尋拜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進爵爲公  
增邑五百戶授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  
破莎苑除武衛大將軍兼大都督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  
邑八百戶拜北華州刺史在州未幾以廉平著稱加散騎常侍七  
年從于謹破稽胡帥劉平伏於上郡及梁企定反以寧爲軍司監  
隴右諸軍事賊平進位侍中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九年從太祖迎高仲密與東魏戰於邙山遷左衛將軍進爵范陽  
郡公增邑四百戶十六年拜大將軍羌帥傍乞鐵忽及鄭五醜等  
反叛寧率衆討平之魏恭帝二年改封武陽郡公遷尚書右僕射  
梁將王琳遣其將侯方兒潘純陀寇江陵寧與蔡祐鄭永等討之  
方兒等遁走三年武興氏及固查氏魏大王等相應反叛寧復討  
平之孝閔帝踐祚授柱國大將軍武成初出爲同州刺史復督諸

軍討稽胡郝阿佉劉桑德等破之軍還遷大司寇進封楚國公邑  
萬戶別食鹽亭縣一千戶收其租賦保定四年授岐州刺史屬大  
兵東討寧輿疾從軍五年薨於同州時年六十六贈太保同鄜等  
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諡曰昭初寧未有子養弟永恩子勣及生  
子讚親屬皆請讚爲嗣寧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吾何擇焉遂以勣  
爲世子世以此稱之及寧薨勣襲爵少歷顯位大象末上柱國利  
州總管讚以寧勳建德初賜爵華陽縣侯累遷開府儀同大將軍  
進爵武陽郡公永恩少有識度爲時輩所稱初隨寧事侯莫陳悅  
後與寧俱歸太祖授殄寇將軍以迎魏孝武功封新興縣伯邑五  
百戶屢逢征討皆有功拜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大統八年除直寢  
右親信都督尋轉都督加通直散騎常侍十六年拜使持節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魏廢帝元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二年出爲成州刺史魏恭帝元年進爵龍來縣侯三年大將軍安  
政公史寧隨突厥可汗入吐谷渾令永恩率騎五千領河湟二州  
以爲邊防孝閔帝踐祚授鄯州刺史改封沃野縣公增邑一千戶  
尋轉隴右總管府長史武成元年遷都督利沙文三州諸軍事利  
州刺史時文州蠻叛永恩率兵擊破之保定元年入爲司會中大  
夫二年復出爲隴右總管府長史寧以佐命元勳封楚國公請以  
先封武陽郡三千戶益沃野之封詔許焉又增邑并前四千五百  
戶尋卒官年四十八贈少保幽冀等五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諡曰  
敬子通嗣

宇文貴字永貴其先昌黎大棘人也徙居夏州父莫豆干保定中  
以貴著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傅夏州刺史安平郡公貴母初孕  
貴夢有老人抱一兒授之曰賜爾是子俾壽且貴及生形類所夢

故以永貴字之貴少從師受學嘗輟書歎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  
取公侯何能如先生爲博士也正光末破六汗拔陵圍夏州刺史  
源子雍嬰城固守以貴爲統軍救之前後數十戰軍中咸服其勇  
後送子雍還賊帥叱干麒麟薛崇禮等處處屯聚出兵邀截貴每  
奮擊輒破之除武騎常侍又從子雍討葛榮軍敗奔鄴爲榮所圍  
賊屢來攻貴每縋而出戰賊莫敢當其鋒然兇徒宴繁圍久不解  
貴乃於地道潛出北見爾朱榮陳賊兵勢榮深納之因從榮擒葛  
榮於滏口加別將又從元天穆平邢杲轉都督元顥入洛貴率鄉  
兵從爾朱榮焚河橋力戰有功加征虜將軍封革融縣侯邑一千  
戶除鄆州刺史入爲武衛將軍關內大都督從魏孝武西遷進爵  
化政郡公大統初遷右衛將軍貴善騎射有將率才太祖又以宗  
室甚親委之三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與獨孤信入洛陽東



魏潁川刺史賀若統據潁川來降東魏遣其將堯雄趙育是云寶  
率衆二萬攻潁貴自洛陽率步騎二千救之軍次陽翟雄等已度  
馬橋去潁川三十里東魏行臺任祥又率衆四萬餘與雄合諸將  
咸以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兵機倚伏固不可以常理論古人  
能以寡制衆者皆由預覩成敗決必然之策耳吾雖闇於成事然  
謂進與賀若合勢爲計之上者請爲諸軍說之堯雄等必以爲潁  
川孤危勢非其敵又謂吾寡弱獨進若悉力以攻潁必指掌可破  
旣陷潁川便與任祥軍合同惡相濟爲害更甚吾今屯兵陽翟便  
是入其數內若賀若一陷吾輩坐此何爲進據潁川有城可守雄  
見吾入城出其不意進則狐疑退則不可然後與諸軍盡力擊之  
何往不克願勿疑也遂入潁川雄等稍前貴率千人背北爲陳與  
雄合戰貴馬中流矢乃短兵步鬪士衆用命雄大敗輕走趙育於

陳降獲其輜重俘萬餘人盡放令還任祥聞雄敗遂不敢進尋而  
儀同怡峯率騎五百赴貴貴乘勝逼祥祥退保宛陵追及之會日  
暝結陳相持明且合戰俘斬甚多祥軍旣敗是云寶亦降師還魏  
文帝在天遊園以金卮置侯上命公卿射中者卽以賜之貴一發  
而中帝咲曰由基之妙正當爾耳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歷夏歧二州刺史十六年遷中外府左長史進位大將軍宕  
昌王梁彌定爲宗人獠甘所逐來奔又有羌酋傍乞鐵忽因梁企  
定反後據有渠株川擁種類數千家與渭州民鄭五醜扇惑諸羌  
同反憑險置柵者十餘所太祖令貴與豆盧寧史寧討之貴等擒  
斬鐵忽及五醜史寧又別擊獠甘破之乃納彌定并於渠株川置  
岷州朝廷美其功遂於粟坂立碑以紀其績魏廢帝初出爲歧州  
刺史二年授大都督與西蓋等六州諸軍事與州刺史先是興州



氏反自貴至州人情稍定貴表請於梁州置屯田數州豐足三年  
詔貴代尉遲迥鎮蜀時隆州人開府李光賜反於鹽亭與其黨帛  
玉成寇食堂譙淹蒲皓馬術等攻圍隆州州人李祐亦聚眾反開  
府張遁舉兵應之貴乃命開府叱奴興救隆州又令開府成亞擊  
祐及遁勢蹙遂降執送京師除都督益潼等八州諸軍事益州刺  
史此加小司徒先是蜀人多劫盜貴乃召任俠傑健者署為遊軍  
二十四部令其督捕由是頗息孝閔帝踐祚進位柱國拜御正中  
大夫武成初與賀蘭祥討吐谷渾軍還進封許國公邑萬戶舊爵  
迴封一子遷大司空治小冢宰歷大司徒遷太保貴好音樂耽奕  
碁畱連不倦然好施愛士時人頗以此稱之天保之末使突厥迎  
皇后天和二年還至張掖薨贈太傅諡曰穆子善嗣歷位開府儀  
同三司大將軍柱國洛州刺史以罪免尋復本官除太宗伯大象

末進位上柱國善弟忻少以父軍功賜爵化政郡公驍勇絕倫有  
將帥才畧大象末位至上柱國進封英國公忻弟愷少好學頗解  
屬文雜藝多通尤精巧思亦以父軍功賜爵雙泉縣伯尋襲祖爵  
安平郡公起家右侍上士稍遷御正中大夫保定中位至上開府  
是云寶趙育既至初並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寶後累遷至大  
將軍都督涼甘瓜州諸軍涼州刺史賜爵洞城郡公世宗時吐谷  
渾侵逼涼州寶與戰不利遂歿於陣

楊忠弘農華陰人也小名奴奴高祖元壽魏初為武川鎮司馬因  
家於神武樹頽焉祖烈龍驤將軍太原郡守父禎以軍功除建遠  
將軍屬魏末喪亂避地中山結義徒以討鮮于修禮遂死之保定  
中以忠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保興城郡公忠美髭髯身長七尺  
八寸狀貌瓌偉武藝絕倫識量沉深有將帥之畧年十八客遊秦



山會梁兵攻郡陷之遂被執至江左在梁五年從北海王顥入洛除直閣將軍顥敗爾朱度律召爲帳下統軍及爾朱兆以輕騎自并州入洛陽忠時預焉賜爵昌縣伯拜都督又別封小黃縣伯從獨孤信破梁下澁戍平南陽並有功及齊神武舉兵內侮忠時隨信在洛遂從魏孝武西遷進爵爲侯仍從平潼關破回洛城除安西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東魏荊州刺史辛纂據穰城忠從獨孤信討之纂戰敗退走信令忠與都督康洛兒元長生爲前驅馳至其城北門者曰今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活何不避走門者盡散忠與洛兒長生乘城而入彎弓大呼纂兵衛百餘人莫之敢禦斬纂以徇城中懾服居半歲以東魏之逼與信奔梁梁武帝深奇之以爲大德主帥關外侯大統三年與信俱歸闕太祖召居帳下嘗從太祖狩於龍門忠獨當一猛獸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壯

之北臺謂猛獸爲拚于因以字之從擒竇泰破沙苑遷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進爵襄城縣公河橋之役忠與壯士五人力戰守橋敵人遂不敢進以功除左光祿大夫雲州刺史兼大都督又與李遠破黑水稽胡并與怡峯解玉壁圍轉洛州刺史邛山之戰先登陷陳除大都督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追封母蓋氏爲北海郡君尋除都督朔燕顯蔚四州諸軍事朔州刺史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東魏圍潁川蠻帥日柱清據險爲亂忠率兵討平之時侯景渡江梁武喪敗其西義陽郡守馬伯符以下澁城降朝廷因之將經畧漢沔乃授忠都督三荆二襄二廣南雍平信隨江二郢浙十五州諸軍事鎮穰城以伯符爲鄉導攻梁齊興郡及昌州皆克之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詵雖稱藩附而尚有貳心忠自樊城觀兵於漢濱易旗遁進實騎二千營登樓



望之以爲三萬也懼而服焉梁同州刺史柳仲禮畱其長史馬岫守安陸自率兵騎一萬寇襄陽初梁竟陵郡守孫暲以其郡來附太祖命大都督符貴往鎮之及仲禮至暲乃執貴以降仲禮又進遣其將王叔孫與暲同守太祖怒乃令忠帥衆南伐攻梁隨郡克之獲其守將桓和所過城戍望風請服忠乃進圍安陸仲禮聞隨郡陷恐安陸不守遂馳歸赴援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卒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回師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必克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而定也於是選騎二千銜枚夜進遇仲禮於淙頭忠親自陷陳擒仲禮悉俘其衆馬岫以安陸降王叔孫斬孫暲以竟陵降皆如忠所策梁元帝遣使送子方畧爲質并送載書請魏以石城爲限梁以安陸爲

界乃旋師進爵陳畱郡公十七年梁元帝逼其兄邵陵王綸綸北度與其前西陵郡守羊思達要隨陸土豪段珍寶夏侯珍洽合謀送質於齊欲來寇掠汝南城主李素綸故吏也開門納焉梁元帝密報太祖太祖乃遣忠督衆討之詰旦陵城日昃而剋擒蕭綸數其罪而殺之并獲其安樂侯昉亦殺之初忠之擒柳仲禮遇之甚厚仲禮至京師乃譖忠於太祖言其在軍大取金寶珍玩等太祖欲覆按之惜其功高乃出忠忠忿恚悔不殺仲禮故至此獲綸等竝加戮焉忠間歲再舉盡定漢東之地寬以禦衆甚得新附之心魏恭帝初賜姓普六如氏行同州事及于謹伐江陵忠爲前軍屯江津遏其走路梁人束刃於象鼻以戰忠射之二象反走及江陵平朝廷立蕭詧爲梁王令忠鎮穰城以爲犄角之勢別討沔曲諸蠻皆克之孝閔帝踐祚入爲小宗伯齊人寇東境忠出鎮蒲坂及



司馬消難請降忠與柱國達奚武授之於是共率騎士五十人兼馬一疋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遣三使報消難而皆不反命去豫州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趨城下四面峭絕徒聞擊柝之聲武親來麾數百騎以西忠勒餘騎不動候門開而入乃馳遣召武時齊鎮城伏敬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陴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帛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爲殿到洛南皆解鞍而臥齊衆來追至於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當吾鋒齊兵陽若渡水忠馳將擊之齊兵不敢逼遂徐引而還武歎曰達奚武自是天下健兒今日服矣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元年進封隋國公邑萬戶別食竟陵縣一千戶收其租賦尋治御正宗大夫保定二年遷大司空時朝議將與突厥伐齊公卿咸曰齊氏地半天下

國富兵強若從漠北入并州極爲險阻且大將斛律明月未易可當今欲探其巢窟非十萬不可忠獨曰師克在和不在衆萬騎足矣明月豎子亦何能爲三年乃以忠爲元帥大將軍楊纂李穆王傑爾朱敏及開府元壽田弘慕容延等十餘人皆隸焉又令達奚武帥步騎三萬自南道而進期會晉陽忠乃留敏據什賁遊兵河上忠出武川過故宅祭先人饗將士席卷二十餘鎮齊人守陘嶺之隘忠縱奇兵奮擊大破之又留楊纂屯靈丘爲後拒突厥木汗可汗控地頭可汗步雖可汗等以十萬騎來會四年正月朔攻晉陽是時大雪數旬風寒慘烈齊人乃悉其精銳鼓噪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衆皆失色忠令其衆曰事勢在天無以衆寡爲意乃率七百人步戰死者十四五以武後期不至乃班師齊人亦不敢逼突厥於是縱兵大掠自晉陽至欒城七百餘里人畜無



子遺俘斬甚衆高祖遣使迎勞忠於夏州及至京師厚加宴賜高祖將以忠爲太傅晉公護以其不附已難之乃拜總管涇幽靈雲鹽顯六州諸軍事涇州刺史是歲大軍又東伐晉公護出洛陽令忠出沃野以應接突厥時軍糧旣少諸將憂之而計無所出忠曰當權以濟事耳乃招誘稽胡諸首領咸令在坐使王傑盛軍容鳴鼓而至忠陽怪而問之傑曰大冢宰已平洛陽天子聞銀夏之間生胡擾動故使傑就公討之又令突厥使者馳至而告曰可汗更入并州留兵馬十餘萬在長城下故遣問公若有稽胡不服欲來共公破之坐者皆懼忠慰喻而遣之於是諸胡相率歸命饋輸填積屬晉公護先退忠亦罷兵還鎮又以政績可稱詔賜錢三十萬布五百疋穀二千斛天和三年以疾還京高祖及晉公護屢臨視焉尋薨年六十二贈太保同朔等十三州諸軍事同州刺史本官

如故諡曰桓子堅嗣弟整建德中開府陳畱郡公從高祖平齊殲於并州以整死王事詔其子智積襲其官爵整弟惠大象末太宗伯竟陵縣公惠弟嵩以忠勲賜爵興城郡公早卒嵩弟達亦以忠勲爵周郡公

王雄字胡布頭太原人也父崙以雄傑著勲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傳安康郡公雄儀貌魁梧少有謀畧永安末從賀拔岳入關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魏孝武西遷授都督封臨貞縣伯邑五百戶大統初進爵爲公增邑二百戶拜武衛將軍加驃騎將軍增邑八百戶進大都督尋拜儀同三司增邑三百戶遷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出爲岐州刺史進爵武威郡公進位大將軍行同州事十七年雄率軍出子午谷圍梁上津魏興明年克之以其地爲東梁州尋而復叛又令雄討之魏恭帝元年賜姓可頻氏孝閔帝踐祚



授少傅增邑二千戶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初進封庸國公邑萬戶尋出爲涇州總管諸軍事涇州刺史保定四年從晉公護東征雄在塗遇病乃自力而進至邙山與齊將斛律明月接戰雄馳馬衝之殺三人明月退走雄追之明月左右皆散矢又盡惟餘一奴一矢在焉雄按稍不及明月者丈餘曰惜爾不殺得但任爾見天子明月乃射雄中額抱馬退走至營而薨時年五十八贈使持節太保同華等二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諡曰忠子謙嗣自有傳史臣曰太祖接喪亂之際乘戰爭之餘發迹平涼撫征關右于時外虞孔熾內難方殷羽檄交馳戎軒屢駕終能蕩清逋孽克固鴻基雖稟算於廟謨實責成於將帥達奚武等竝兼資勇畧感一作咸會風雲或效績中權或立功方面均分休感同濟艱難可謂國之瓜牙朝之禦侮者也而武協規太祖得雋小間周瑜赤壁之謀賈

詡烏巢之策何能以尚一言興邦斯近之矣



周書十九 列傳第十一

燕川宅鳳尊  
氏雷回南甫

周書二十

列傳第十二

燕川宅鳳尊  
氏雷回南甫

王盟

賀蘭祥

尉遲綱

叱列伏龜

閻慶

王盟字子什明德皇后之兄也其先樂浪人六世祖波前燕太宰  
祖珍魏黃門侍郎贈并州刺史樂浪公父羆伏波將軍以良家子  
鎮武川因家焉魏正光中破六汗拔陵攻陷諸鎮盟亦為其所擁  
拔陵破後流寓中山孝昌初除積射將軍從蕭寶夤西征寶夤僭  
逆盟遂逃匿民間以觀其變及爾朱天光入關盟出從之隨賀拔



岳爲前鋒擒方俟醜奴平秦隴常先登力戰拜征西將軍平秦郡  
守太祖將討侯莫陳悅徵盟赴原州以爲留後大都督鎮高平悅  
平除原州刺史魏孝武至長安封魏昌縣公邑一千戶大統初復  
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三年徵拜司空尋轉司徒迎魏文帝悼  
后於茹茹加侍中遷太尉魏文帝東征以留後大都督行雍州事  
節度關中諸軍趙青雀之亂盟與開府李虎輔魏太子出頓渭北  
事平進爵長樂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戶賜姓拓王氏東魏侵汾川  
圍玉壁盟以左軍大都督守蒲坂軍還遷太保九年進位太傅加  
開府儀同三司盟姿度弘雅仁而汎愛雖位居師傅禮冠群后而  
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魏文帝甚尊重之及有疾數幸其第  
親問所欲其見禮如此大統十一年薨贈本官諡曰孝定子勵字  
醜興性忠果有才幹年十七從太祖入關及太祖平秦隴定關中

勵常侍從太祖嘗謂之曰爲將坐見成敗者上也被堅執銳者次  
也勵曰意欲兼之太祖大笑尋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賜爵梁甫  
縣公大統初爲千牛備身直長領左右出入臥內小心謹肅魏文  
帝嘗曰王勵可謂不二心之臣也沙苑之役勵以都督領禁兵從  
太祖勵居左翼與帳下數十人用短兵接戰當其前者死傷甚衆  
勵亦被傷重遂卒於行間時年二十六太祖深悼焉贈使持節太  
尉領尚書令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追封咸陽郡公諡曰忠武子  
弼襲爵尚魏安樂公主官至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勵  
弟懋字小興盟之西征以懋尚幼留在山東永安中始入關與盟  
相見遂從征伐大統初賜爵安平縣子授揚烈將軍從盟迎魏悼  
后還拜城門校尉魏文帝東征以撫軍將軍兼太子左率留守俄  
轉右率歷尚食典御領左右武衛將軍錄前後功進爵爲公增邑



千戶遷右衛將軍于時疆場交兵未申喪紀服齊斬者並墨縗從事及盟薨懋上表辭位乞終喪制魏文帝不許累遷大都督散騎常侍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左衛將軍領軍將軍懋性溫和小心敬慎宿衛宮禁十有餘年勤恪當官未嘗有過魏文帝甚嘉之廢帝二年除南岐州刺史進爵安寧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戶魏恭帝二年遷大將軍大都督後拜小司寇卒于官子悅嗣官至大將軍同州刺史改封濟南郡公盟兄子顯幼而敏悟沉靜少言初爲太祖帳內都督累遷奉車都尉寧朔將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燕朔顯蔚四州諸軍事燕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卿鳳州刺史賜爵洛邑縣公進位大將軍卒子誼嗣誼儻有大志深爲高祖所親委少歷顯職見重於時位至柱國平陽郡公宣帝卽位進封揚國公拜

大司空大象末襄州總管上柱國

賀蘭祥字盛樂其先與魏俱起有紇伏者爲賀蘭莫何弗因以爲氏其後有以良家子鎮武川者遂家焉父初真少知名爲鄉閭所重尚太祖姊建安長公主保定二年追贈太傅柱國常山郡公祥年十一而孤居喪合禮長於舅氏特爲太祖所愛雖在戎旅常博延儒士教以書傳太祖初入關祥與晉公護俱在晉陽後乃遣使迎致之語在護傳年十七解褐奉朝請加威烈將軍祥少有膽氣志在立功尋擢補都督恒在帳下從平侯莫陳悅又迎魏孝武以前後功封撫夷縣伯邑五百戶仍從擊潼關獲東魏將薛長孺又攻回洛城拔之還拜左右直長進爵爲公增邑并前一千三百戶大統三年從儀同于謹攻楊氏壁祥先登克之遷右衛將軍加持節征虜將軍沙苑之役詔祥留衛京師後以畱守功增邑八百戶



尋除鎮西將軍四年魏文帝東伐祥領軍從戰河橋以功加使持節大都督八年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九年從太祖與東魏戰於邙山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十四年除都督三荆南襄南雍平信江隨二郢浙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進爵博陵郡公先是祥嘗行荊州事雖未朞月頗有惠政至是重徃百姓安之由是漢南流民襁負而至者日有千數遠近蠻夷莫不欵附祥隨機撫納咸得其歡心時盛夏亢陽祥乃親巡境內觀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墓暴露骸骨者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之爲政耶於是命所在收葬之卽日澍雨是歲大有年州境先多古墓其俗好行發掘至是遂息祥雖太祖密戚性甚清素州境南接襄陽西通岷蜀物產所出多諸珍異時旣與梁通好行李往來公私贈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譽欽其節儉乃以竹

屏風絺綌之屬及以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太祖後聞之並以賜祥尋被徵還十六年拜大將軍太祖以涇渭漑灌之處渠堰廢毀乃命祥修造富平堰開渠引水東注於洛功用旣畢民獲其利魏廢帝二年行華州事後改華州爲同州仍以祥爲刺史尋拜尚書左僕射六官建授小司馬孝閔帝踐祚進位柱國遷大司馬時晉公護執政祥與護中表少相親愛軍國之事護皆與祥參謀及誅趙貴廢孝閔帝祥有力焉武成初吐谷渾侵涼州詔祥與宇文貴總兵討之祥乃遣其軍司檄吐谷渾曰夫二氣旣分三才定位樹之以君本爲黔首豈使悖義違道肆於民上昔魏氏不綱群方幅裂豺狼橫噬龜玉已毀喁喁黔黎咸墜塗炭我先皇神武應期一匡天下東戡南剪無思不服天鑑有周世篤英聖遂廓洪基奄荒萬寓固則神臯西嶽險則百二猶在卿士師師群



后率職故知三靈之所睠集四隩之所來蘇也彼國世在西垂作  
藩於魏值中原政亂遂阻皇風首鼠兩端伺我邊隙先皇舍垢藏  
疾仍存聘享欲睦之以隣好申之以婚姻彼國苞藏禍心屢違盟  
約外結仇讐自貽近患是故往年致突厥之師也自爾迄今蜂蠆  
彌毒入我姑臧俘我河縣芟夷我菽麥虔劉我蒼生我皇武以止  
戈文以懷遠德覃四海化溢八荒以彼惡稔禍盈故命龔行九伐  
武臣猛將天張雷動皆六郡良家三秦精銳揮戈擐甲同萃龍沙  
柱國博陵公祥貴戚重望乃文乃武受賑廟堂元戎啟路太傅燕  
國公子謹英猷不世應變無窮杖旄指麾爲其謀主柱國化政公  
貴早播威聲奇正兼設直取龍涸濟自南河突厥與國睦親同恥  
反道驅引弓之民總穹廬之衆解鞍成山雲蒸霧合往歲王師西  
伐成都守桴鼓南臨江陵底定鑿空萬里闢地千都荒服畏威

膜拜厥角成敗之機較然可見若能轉禍爲福深識事宜君臣相  
率輿櫬稽顙則爵等顯除永蕃西服如其徘徊危邦覬延時漏覆  
宇湮祀良助寒心幸思嘉謀以圖去就遂與吐渾廣定王鐘留王  
等戰破之同拔其洮陽共一作洪和二城以其地爲洮州撫安西土  
振旅而還進封涼國公邑萬戶保定四年薨年四十八贈使持節  
太師同岐等十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諡曰景有七子敬讓璨師  
寬知名敬少歷顯職封化隆縣侯後襲爵涼國公位至柱國大將  
軍華州刺史讓大將軍鄜州刺史河東郡公璨開府儀同三司宜  
陽縣公隋文帝與祥有舊開皇初追贈上柱國  
尉遲綱字婆羅蜀國公迴之弟也少孤與兄迴依託舅氏太祖西  
討關隴迴綱與母昌樂大長公主留于晉陽後方入關從太祖征  
伐常陪侍帷幄出入臥內後以迎魏孝武功拜殿中將軍大統元



年授帳內都督從儀同李諱討曹泥破之又從破竇泰以功封廣宗縣伯邑五百戶仍從復弘農克河北郡戰沙苑皆有功綱驍果有膂力善騎射太祖甚寵之委以心膂河橋之戰太祖馬中流矢因而驚奔綱與李穆等左右力戰衆皆披靡太祖方得乘馬以前後功增邑八百戶進爵爲公仍拜平遠將軍步兵校尉八年加通直散騎常侍太子武衛率前將軍轉帥都督東魏圍玉壁綱從太祖救之九年春太祖復與東魏戰於邙山大軍不利人心離解綱勵將士盡心翊衛遷大都督十四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戶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昌平郡公十七年出爲華州刺史魏廢帝二年拜大將軍兼領軍將軍及帝有異謀言頗漏泄太祖以綱職典禁旅使密爲之備俄而帝廢立齊王仍以綱爲中領軍總宿衛綱兄迴率衆伐蜀

綱從太祖送之於城西見一走兔太祖命綱射之誓曰若獲此兔必當破蜀俄而綱獲兔而反太祖喜曰事平之日當賞汝佳口及克蜀賜綱侍婢二人又常從太祖北狩雲陽值五鹿俱起綱獲其三每從遊宴太祖以珍異之物令諸功臣射而取之綱所獲輒多孝閔帝踐祚綱以親戚掌禁兵除小司馬又與晉公護廢帝語在護傳世宗卽位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元年進封吳國公邑萬戶除涇州總管五州十一防諸軍事涇州刺史是歲大長公主薨于京師綱去職尋起復本官保定元年拜少傅俄而授大司空二年出爲陝州總管七州十三防諸軍事陝州刺史四年晉公護東討乃配綱甲士留鎮京師綱以天子在宮必無內慮乃請出外頓於咸陽大軍還綱復歸鎮天和二年以綱政績可稱賜帛千段穀六千斛錢二十萬增邑四百戶陳公純等以皇后阿史那氏自突厥



將入塞詔徵綱與大將軍王傑率衆迎衛於境首三年追論河橋之功封一子縣公邑一千戶四年五月薨于京師時年五十三贈太保十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諡曰武第三子安以嫡嗣大象末位至柱國安兄運別有傳運弟勤少歷顯位大象末青州總管起兵應伯父迴事在迴傳安弟敬尚世宗女河南公主位至儀同三司

叱列伏龜字摩頭陁代郡西部人也世爲部落大人魏初入附遂世爲第一領民酋長至龜容貌瓌偉腰帶十圍進止詳雅兼有武藝嗣父業復爲領民酋長魏正光五年廣陽王深北征請龜爲寧朔將軍委以帳內兵事尋除善無郡守孝昌三年又除別將從長孫稚西征以戰功累遷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後還洛授都督遂爲齊神武所寵任加授大都督沙苑之敗隨例來降太祖以其

豪門解縛禮之仍以邵惠公女妻之大統四年封長樂縣公邑一千戶自此常從太祖征討屢有戰功八年出爲北雍州刺史加大都督尋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十四年徵拜侍中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恒州刺史增邑通前一千四百戶十七年卒子椿嗣椿字千年世宗時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永世縣公邑一千二百戶保定二年授幽州刺史天和初除左宮伯進位大將軍閻慶字仁慶河南河陰入也會祖善仕魏歷龍驤將軍雲州鎮將因家于雲州之盛樂郡祖提使持節車騎大將軍燉煌鎮都大將父進有謀畧勇冠當時正光中拜龍驤將軍屬衛可孤作亂攻圍盛樂進率衆拒守縣歷三載晝夜交戰未嘗休息以少擊衆城竟獲全以功拜盛樂郡守慶幼聰敏重然諾風儀端肅望之儼然及



衛可孤侵逼盛樂慶隨父固守頗有力焉拜別將稍遷輕車將軍加給事中後以軍功拜步兵校尉中堅將軍既而齊神武舉兵入洛魏孝武西遷慶謂所親曰高歡跋扈將有篡逆之謀豈可苟安目前受其控制也遂以大統三年自宜陽歸闕大祖謂慶曰高歡逆亂宇內分崩群盜競興人皆徇已卿遂能盡忠貞之節重君臣之義背逆歸順捨危就安雖古人所稱何以加也卽拜中堅將軍奉車都尉河橋之役以功拜前將軍太中大夫遷後將軍封安次縣子邑四百戶及邗山之戰先登陷陳拜撫軍將軍大都督進爵爲伯增邑五百戶慶善於綏撫士卒未休未嘗先舍故能盡其死力屢展勲勞累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州大中正加侍中賜姓大野氏孝閔帝踐祚出爲河州刺史進爵石保縣公增邑千戶州居河外地接戎

夷慶留心撫納頗稱簡惠就拜大將軍進爵大安郡公邑戶如舊入爲小司空除雲州刺史轉寧州刺史慶性寬和不苛察百姓悅之天和六年進位柱國晉公護母慶之姑也護雖擅朝而慶未嘗阿附及護誅高祖以此重之乃詔慶第十二子毗尚帝女清都公主慶雖位望隆重婚連帝室常以謙慎自守時人以此稱之建德二年抗表致仕優詔許焉慶旣衰老恒嬰沉痾宣帝以其先朝耆舊特異常倫乃詔靜帝至第問疾賜布帛千段醫藥所須令有司供給大象二年拜上柱國隋文帝踐極又令皇太子就第問疾仍供醫藥之費開皇二年薨時年七十七贈司空荆譙浙湖澧廣蒙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諡曰成長子常先慶卒次子稚嗣大象末位至大將軍

史臣曰中陽御歷沛邑多封侯白水配天南陽皆貴戚是知階級



近屬以取寵榮其來尚矣王盟等始以親黨升朝終以才能進達  
勤宣運始位列周行實參迹於功臣蓋弗由於恩澤也

周書二十一 列傳第十二

西川毛鳳尊  
氏雷定爾甫

周書二十一

西川毛鳳尊  
氏雷定爾甫

列傳第十三

尉遲迴

王謙

司馬消難

尉遲迴字薄居羅代人也其先魏之別種號尉遲部因而姓焉父  
俟兜性弘裕有鑒識尚太祖姊昌樂大長公主生迴及綱俟兜病  
且卒呼二子撫其首曰汝等並有貴相但恨吾不見爾各宜勉之  
迴少聰敏美容儀及長有大志好施愛士稍遷大丞相帳內都督  
尚魏文帝女金明公主拜駙馬都尉從太祖復弘農破沙苑皆有  
功累遷尚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迴通敏有幹能雖任兼文武頗  
允時望太祖以此深委仗焉後拜大將軍侯景之渡江梁元帝時



鎮江陵既以內難方殷請修隣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眾東下將攻之梁元帝大懼乃移書請救又請伐蜀太祖曰蜀可圖矣取蜀制勝在茲一舉乃與群公會議諸將多有異同唯迴以爲紀既盡銳東下蜀必空虛王師臨之必有征無戰太祖深以爲然謂迴曰伐蜀之事一以委汝計將安出迴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宜以精甲銳騎星夜襲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不意衝其腹心蜀人既駭官軍之臨速必望風不守矣於是乃令迴督開府元珍乙弗亞萬俟呂陵始叱奴興綦連宇文升等六軍甲士一萬二千騎萬匹伐蜀以魏廢帝二年春自散關由固道出白馬趣晉壽開平林舊道前軍臨劔閣紀安州刺史樂廣以州先降紀梁州刺史楊乾運時鎮潼州又降六月迴至潼州大饗將士引之而西紀益州刺史蕭

撝不敢戰遂嬰城自守進軍圍之初紀至巴郡聞迴來侵遣譙淹回師爲撝外援迴分遣元珍乙弗亞等以輕騎破之遂降撝前後戰數十合皆爲迴所破撝與紀子宜都王肅及其文武官屬詣軍門請見迴以禮接之其吏人等各令復業唯收僮隸及儲積以賞將士號令嚴肅軍無私焉詔迴爲大都督益潼等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以平蜀功封一子爲公自劔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迴乃明賞罰布恩威綏緝新邦經畧未附夷夏懷而歸之迴性至孝色養不怠身雖在外所得四時甘脆必先薦奉然後致嘗大長公主年高多病迴往在京師每退朝參候起居憂悴形於容色大長公主每爲之和顏進食以寧迴心太祖知其至性徵迴入朝以慰其母意遣大鴻臚郊勞仍賜迴袞冕之服蜀人思之立碑頌德孝閔踐祚進位柱國大將軍又以迴有平蜀之功同霍去病冠



軍之義封寧蜀公進蜀公爵邑萬戶宣帝卽位以迴爲大前疑出爲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迴望位夙重懼爲異圖乃令迴子魏安公惇齋詔書以會葬徵迴尋以郟公韋孝寬代之爲總管迴以隋文帝當權將圖篡奪遂謀舉兵留惇而不受代隋文帝又使候正破六汗哀詣迴喻旨密與總管府長史晉昶等書令爲之備迴聞之殺長史及哀乃集文武士庶登城北樓而令之曰楊堅以凡庸之才藉后父之勢挾幼主而令天下威福自己賞罰無章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居將相與國舅甥同休共戚義由一體先帝處吾於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匡國庇人進可以享榮名退可以終臣節卿等以爲何如於是衆咸從命莫不感激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署置官司于是趙王招已入河雷少子在國迴又奉以號令迴弟子勤時爲青州總管亦從迴迴令管

相衛黎毛洺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膠光莒諸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榮州刺史邵公宇文胄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賈也利進東潼州刺史曹孝遠各據州以應迴迴又北結高寶寧以通突厥南連陳人以割江淮之地隋文帝於是徵兵討迴卽以韋孝寬爲元帥惇率衆十萬入武德軍於沁東孝寬等諸軍隔水相持不進隋文帝又遣高熲馳驛督戰惇布兵二十里麾軍小却欲待孝寬軍半渡擊之孝寬因其小却鳴鼓齊進惇大敗孝寬乘勝進至鄴迴與子惇祐等又悉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迴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黃龍兵勤率衆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到迴舊習軍旅雖老猶被甲臨陣其麾下千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失利而怯鄴中士女觀者如堵高熲與李詢整陣先犯觀者因其擾而乘之迴大敗遂入鄴迴走保北城孝寬縱兵圍之李詢



賀樓子幹以其屬先登迴上樓射殺數人乃自殺勤惇等東走并追獲之餘衆月餘皆斬之迴末年衰髦惑於後妻王氏而諸子多不睦以開府小御正崔達拏爲長史餘委任亦多用齊人達拏文士無籌畧舉措多失綱紀不能有所匡救迴自起兵至敗六十八日武德中迴從孫庫部員外郎耆福上表請改葬朝議以迴忠於周室有詔許之

王謙字救萬太保雄之子也性恭謹無他才能以父功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孝閔踐祚治右小武伯雄從晉公護東討爲齊人所斃朝議以謙父殞身行陣特加殊寵乃授謙柱國大將軍以情禮未終固辭不拜高祖手詔奪情襲爵庸公邑萬戶從皇太子討吐谷渾力戰有功是時高祖東征謙又力戰進上柱國益州總管時謙令司錄賀若昂奉表詣闕昂還具陳京師事勢謙以世受國恩

將圖匡復遂舉兵署官司所管益潼新始龍卬青瀘戎寧汶陵遂合楚資眉普十八州及嘉渝臨渠蓬隆通興武庸十州之人多從之總管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達奚悉勸謙据險觀變隆州刺史阿史那瓌爲謙畫三策曰公親率精銳直至散關蜀人知公有勤王之節必當各思效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漢以顧天下此中策也坐守劔南發兵自衛此下策也謙參用舉中下之策梁睿未至大劔謙遣兵鎮始州隋文卽以睿爲行軍元帥便發利鳳文秦成諸州兵討之達奚悉乙弗虔等衆十萬攻利州聞睿至衆潰睿乘其弊縱兵深入碁虔密使詣睿請爲內應以贖罪謙不知之並令守成都謙先無籌畧承藉父勳遂居重任初謀舉兵咸以地有江山之險進可以立功退可以自守且任用多非其才及聞睿兵奄至惶懼乃自率衆迎戰又以碁虔之子爲左右軍行數十里軍皆叛



謙以二十騎奔新都縣令王寶斬之傳首京師甚虔以成都降隋  
文以其首謀斬之阿史那瓌亦誅

司馬消難字道融河內溫人父子如爲齊神武佐命位至尚書令  
消難幼聰惠微涉經史好自矯飾以求名譽起家著作郎子如旣  
當朝貴消難亦愛賓客邢子才王元景魏收陸卬崔瞻等皆遊其  
門尋拜駙馬都尉光祿卿出爲北豫州刺史齊文宣末年昏虐滋  
甚消難旣懼禍及常有自全之謀曲意撫納頗爲百姓所附屬文  
宣在并驛召其弟上黨王渙渙懼於屠害遂斬使者東奔數日間  
搜捕鄴中鄴中大擾後竟獲於濟州渙之初走朝士私相謂曰今  
上黨亡叛似赴成臯若與司馬北豫州連謀必爲國患此言遂達  
於文宣文宣頗疑之消難懼密令所親裴操間行入關請舉州來  
附晉公護遣達奚武楊忠迎之消難遂與武俱入朝授大將軍榮

陽公從高祖東伐遷大後丞納女爲靜帝后尋出爲交州總管隋  
文帝輔政消難旣聞蜀公迥不受代遂欲與迥合勢亦舉兵應之  
以開府田廣等爲腹心殺總管長史侯莫陳杲邳州刺史蔡澤等  
四十餘人所管邳隨溫應士順沔岳九州魯山甌山沱陽應城  
平靖武陽上明須水八鎮並從之使其子冰質於陳以求援隋文  
帝命襄州總管王誼爲元帥發荆襄兵以討之八月消難聞誼軍  
將至夜率其麾下歸於陳陳宣帝以爲都督安趙九州八鎮車騎  
將軍司空隋公初楊忠之迎消難結爲兄弟情好甚篤隋文每以  
叔禮事之及陳平消難至京特免死配爲樂戶經二旬放免猶被  
舊恩特蒙引見尋卒于家性貪淫輕於去就故世之言反覆者皆  
引消難云其妻高氏齊神武之女在鄴敬重之後入關便相弃薄  
消難之赴邕州留高及三子在京高言於隋文曰滎陽公性多變



詐今以新寵自隨必不顧妻子願防慮之消難入陳而高母子因此獲免

史臣曰尉遲迴地則舅甥職惟台袞沐恩累葉荷瞻一時居形勝之地受藩維之託顛而不扶憂責斯在及主威云謝鼎業將遷九服移心三靈改卜遂能志存赴蹈投袂稱兵忠君之勤未宜違天之禍便及校其心翟義葛誕之儔歟

周書二十一 列傳第十三

魏州屯田使 氏圖

周書二十二

魏州屯田使 氏圖

列傳第十四

周惠達

馮景

揚寬

兄穆儉

柳慶

子機

周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也父信少仕州郡歷樂鄉平舒平成三縣令皆以廉能稱惠達幼有志操好讀書美容貌進退可觀見者莫不重之魏齊王蕭寶夤為瀛州刺史召惠達及河間馮景同在閣中甚禮之及寶夤還朝惠達隨入洛陽領軍元義勢傾海內惠達嘗因寶夤與義言論義歎重之於座遺惠達衣物孝昌初魏臨淮王彧北討以惠達為府長流叅軍及万俟醜奴等構亂蕭寶夤西征惠達復隨入關寶夤後與賊戰不利還仍除雍州刺史



令惠達使洛陽未還而寶寅反謀聞於京師有司以惠達是其行人將執之乃私馳還至潼關遇大使揚侃侃謂惠達曰蕭氏逆謀已成何爲故入獸口惠達曰蕭王爲左右所誤今往庶其改圖及至寶寅反形已露不可彌縫遂用惠達爲光祿勳中書舍人寶寅既敗人悉逃散唯惠達等數人從之寶寅語惠達曰人生富貴左右咸言盡節及遭厄難乃知歲寒也賀拔岳獲寶寅送洛留惠達爲府祭酒給其衣馬卽與參議岳爲關中大行臺以惠達爲從事中郎嘗使至洛魏孝武與惠達語及世難惠達陳天下事勢述岳有誠節唯以憂國定亂爲事言辭激切帝甚嘉之及還具以白岳岳曰人生於天受命於君豈有利人榮祿而不憂其禍難卿之所奏實獲吾心自是更被親禮岳每征討恒命惠達居守又轉岳府屬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悅得惠達欲官之惠達辭以疾不見許乃

遁入漢陽之麥積崖悅平惠達歸於太祖卽用秦州司馬安輯隴右及太祖爲大都督總管兵起雍復以惠達爲府司馬便委任焉魏孝武詔太祖尚馮翊長公主以惠達爲長史赴洛陽奉迎至潼關遇孝武已西卽令惠達先太祖謂惠達曰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今乘輿播越降臨關右吾雖猥當其任而才愧昔人卿宜戮力共成功業以取富貴也對曰惠達宦遊有年屬明公一匡之運富貴之事非所敢望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天下惠達得效其尺寸則志願畢矣太祖爲大將軍大行臺以惠達爲行臺尚書大將軍府司馬封文安縣子邑三百戶太祖出鎮華州留惠達知後事于時旣承喪亂庶事多闕惠達營造戎仗儲積食糧簡閱士馬以濟軍國之務時甚賴焉爲安東將軍拜太子少傅進爵爲伯增邑三百戶尋除中書令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九百戶加衛大將軍左光祿



大夫四年兼尚書右僕射其年太祖與魏文帝東征惠達輔魏太子居守總留臺事惠達前後辭讓帝手詔荅曰西顧無憂唯公是屬蕭寇之重深所寄懷及邙山失律人情駭動趙青雀率東人據長安子城反惠達奉太子出渭橋北以禦之軍還青雀等伏誅拜吏部尚書久之復爲右僕射自關右草創禮樂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舊章至是儀軌稍備魏文帝因朝奏樂顧謂惠達曰此卿之功也尋拜儀同三司惠達雖居顯職性謙退善下人盡心勤公進拔良士以此人皆敬而附之十年薨子題嗣隋開皇初以惠達著績前代追封蕭國公

馮景字長明少與惠達同志相友延景中梁人寇抄徐揚景謂蕭寶夤曰今梁寇憑凌朝廷思靖邊之將王若能先驅效命非唯雪家國之恥亦是保身之長策也寶夤深然之及寶夤爲大都督以景爲功曹參軍後爲右僕射引景入省領尚書都令史正光中寶夤爲關西大行臺又假景陵江將軍領大行臺都令史從寶夤征討寶夤將舉兵反景固諫不從寶夤敗後景還洛朝廷先聞景有諫言故免之除奉車都尉汝陽王元叔昭爲隴右大行臺啟景爲行臺郎中賀拔岳爲大都督又以景爲從事中郎太祖平侯莫陳悅除景洛陽郡守尋兼行臺左丞留守原州魏孝武西遷封高陽縣伯邑三百戶遷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加瀛州刺史大統初行涇州事後以疾卒

揚寬字景仁弘農華陰人也祖恩魏鎮遠將軍河間內史父鈞博學強識舉秀才拜大理平轉廷尉正累遷歷洛陽令左中郎將軍華州大中正河南尹廷尉卿安北將軍七兵尚書北道大行臺恒州刺史懷朔鎮將軍卒於鎮贈侍中司空公追封臨貞縣伯謚曰



恭寬少有大志每與諸兒童遊處必擇高大之物而坐之見者咸異焉及長頗解屬文尤尚武藝弱冠除奉朝請屬鈞出鎮恒州請從展效乃改授將軍高闕戍主時茹茹既亂其主阿那瓌來奔魏帝遣使納之詔鈞率兵衛送寬亦從以功拜行臺郎中時北邊賊攻圍鎮城鈞卒城民等推寬守禦尋而城陷寬乃北走茹茹後討鎮賊破之寬始得還朝魏廣陽王深與寬素相委昵深犯法得罪寬被逮捕魏孝莊時爲侍中與寬有舊藏之於宅遇赦得免除宗正丞北海王顥少相器重時爲大行臺北征葛榮欲啓寬爲左右丞與參謀議寬辭以孝莊厚恩未報義不見利而動顥未之許顥妹婿李神軌謂顥曰楊寬義士也匹夫猶不可奪志况義士乎王今強之以行亦恐不爲人用顥乃止孝莊踐祚拜通直散騎侍郎領河南尹丞行洛陽令邢果反寬以都督從太宰上黨王元天穆

討平之就拜通直散騎常侍師未還屬元顥自梁入洛孝莊出居河內天穆懼計無所出集諸將謀之寬曰吳人輕跳非王之敵况懸軍深入師老兵疲強弩之末何能爲也願徑取成臯會兵伊洛戮帶定襄於是乎在此事易同摧朽王何疑焉天穆然之乃引軍趣成臯令寬與爾朱能爲後拒尋以衆議不可乃回赴石濟寬夜行失道後期諸將咸言寬少與北海周旋今不來矣天穆荅曰揚寬非輕於去就者也其所逗留必有他故吾當爲諸君保明之語訖候騎白寬至天穆撫髀而笑曰吾固知其必來遽出帳迎之握其手曰是所望也卽給牛三十頭車五乘綿絹一十五車羊五十口與天穆俱謁孝莊於太行拜散騎常侍安東將軍仍爲都督從平河內進圍北中時梁將陳慶之爲顥兵守北門天穆駐馬圍外遣寬至城下說慶之寬先自稱姓名然後與語備陳利害勸令早



降慶之不荅久之乃曰賢兄撫軍在此頗欲相見寬荅曰僕兄既力屈王威迹淪逆黨人臣之理何煩相見向所以先申姓名者豈不知兄在彼乎直以信不見疑忠爲令德耳僕之昆季幸不待言但當議良圖自求多福天穆聞之謂左右曰揚寬大異人何至不惜形便如此自是彌敬重之孝莊反正拜中軍將軍太府卿華州大中正封澄城縣伯邑三百戶爾朱榮被誅其從弟世隆等擁部曲燒城門出據河橋還逼京師進寬鎮北將軍使持節大都督隨機扞禦世隆謂寬曰豈忘太宰相知之深也寬荅曰太宰見愛以禮人臣之交耳今日之事事君常節世隆北走寬追至河內俄而爾朱兆陷洛陽囚執孝莊帝寬還洛不可遂自成臯奔梁至建業聞孝莊帝弒崩寬發哀盡禮梁武義之待之甚厚而尋禮送還朝至下邳爾朱仲遠啟復寬官爵留爲大行臺吏部尚書孝武初改

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給事黃門侍郎監內典書事時夏州戍兵數千人據兗州反詔寬兼侍中節度諸軍討平之中尉綦儻與寬有宿憾誣以他罪劾之孝武謂侍臣等曰揚寬清直朕極知其無罪但不能杜法官之奏耳事下廷尉尋得申釋又除黃門侍郎兼武衛將軍孝武與齊神武有隙遂召募騎勇廣增宿衛以寬爲閭內大都督專總禁旅從孝武入關兼吏部尚書錄從駕勳進爵華山郡公邑一千二百戶大統初遷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傅儀同三司三年使茹茹迎魏文悼后還拜侍中都督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五年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東雍州諸軍事東雍州刺史卽本州也十年轉河州刺史十六年兼大丞相府司馬朝議欲經畧漢川而梁宜豐侯蕭循固守南鄭十七年寬從大將軍達奚武討之梁武陵王蕭紀遣將揚乾運率兵萬餘人救循武令



寬督開府王傑賀蘭願德等邀擊之軍至白馬與乾運合戰破之  
俘斬數千人軍還除南幽州刺史魏廢帝初入爲尚書左僕射將  
作大監坐事免魏恭帝二年除廷尉卿世宗初拜大將軍增邑一  
千二百戶從賀蘭祥討吐谷渾破之別封宜陽縣公邑一千戶除  
小冢宰轉御正中大夫武成二年詔寬與麟趾學士參定經籍寬  
性通敏有器識頻牧數州號稱清簡歷居臺閣有當官之譽然與  
柳慶不協欲按成其罪時論頗以此譏之保定元年除總管梁興  
等十九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其年薨於州贈華陝虞上潞五州刺  
史謚曰元子紀嗣大象末官至上儀同大將軍虞部下大夫寬二  
兄穆儉穆字紹叔魏永安中除華州別駕孝武末寬請以澄城縣  
伯讓穆詔許之仍拜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除車騎將軍都督  
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卒於家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華

州刺史儉字景則偉容儀有才行魏正始中起家侍御史加奉朝  
請遷員外散騎侍郎孝昌中除鎮遠將軍頓丘太守未及述職元  
顥啓請隨軍建義初兼給事黃門侍郎左將軍太府少卿元顥入  
洛授撫軍將軍孝莊反正廢於家尋拜散騎常侍都督潁州諸軍  
事潁州刺史建明中加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武初除衛將  
軍北雍州刺史政尚寬惠夷夏安之孝武西遷除侍中驃騎將軍  
大統初以本官行東秦州事加使持節當州大都督從破齊神武  
於沙苑封夏陽縣侯邑八百戶七年領大丞相府諮議參軍出爲  
都督東雍華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  
八年卒於家贈本官謚曰靜

柳慶字更興鮮人也五世祖恭仕後趙爲河東郡守後以秦趙喪  
亂乃率民南徙居於汝潁之間故世仕江表祖縉守同州別駕宋



安郡守父僧習齊奉朝請魏景明中與豫州刺史裴叔業據州歸魏歷北地潁川二郡守揚州大中正慶幼聰敏有器量博涉群書不治章句好飲酒閑於占對年十三因曝書僧習謂慶曰汝雖聰敏吾未經特試乃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有餘言慶立讀三徧便卽誦之無所遺漏時僧習爲潁川郡地接都畿民多豪右將選鄉官皆依倚貴勢競來請託選用未定僧習謂諸子曰權貴請託吾並不用其後欲還皆須有荅汝等各以意爲吾作書也慶乃具書草云下官受委大邦選吏之日有能者進不肖者退此乃朝廷恒典僧習讀書歎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卽依慶所草以報起家奉朝請慶出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議者不許爲服重慶泣而言曰禮者蓋緣人情若於出後之家更有苴斬之服可奪此從彼今四叔薨背已久情事不迫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論不

能抑遂以苦由終喪旣葬乃與諸兄負土成墳服闕除中堅將軍魏孝武將西遷除慶散騎侍郎馳傳入關慶至高平見太祖共論時事太祖卽請奉迎輿駕仍命慶先還復命時賀拔勝在荊州帝屏左右謂慶曰高歡已屯河北關中兵旣未至朕欲往荊州卿意何如慶對曰關中金城千里天下之強國也宇文諱忠誠奮發朝廷之良臣也以陛下之聖明仗宇文諱之力用進可以東向而制群雄退可以閉關而固天府此萬全之計也荊州地非要害衆又寡弱外迫梁寇內拒歡黨斯乃危亡是懼寧足以固鴻基以臣斷之未見其可帝深納之及帝西遷慶以母老不從獨孤信之鎮洛陽乃得入關除相府東閣祭酒領記室轉戶曹參軍八年遷大行臺郎中領北華州長史十年除尚書都兵郎中如故并領記室時北雍州獻白鹿群臣欲草表陳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以來文



周書二十二  
章華靡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不已相公柄民軌物  
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  
笑曰枳橘猶自可移況才子也尋以本官兼雍州別駕廣陵王元  
欣魏之懿親其甥孟氏屢爲句橫或有告其盜牛慶捕推得實趣  
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乃謂慶曰今若加以桎梏後復何以脫之  
欣亦遣使辨其無罪孟氏由此益驕慶於是大集僚吏盛言孟氏  
依倚權戚侵虐之狀言畢便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斂手不敢侵暴  
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  
鑰無何絨閉不異而失之謂是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遂自誣服  
慶聞而歎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曰  
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人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  
醉而晝寢慶曰主人特以病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真盜耳卽遣

吏逮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之金十二年改三十  
六曹爲十二部詔以慶爲計部郎中別駕如故有胡家被劫郡縣  
按察莫知賊所隣近被囚繫者甚多慶以賊徒旣衆似是烏合旣  
非舊交必相疑阻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  
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  
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榜居二日廣陽王欣家奴面縛自告榜  
下因此推窮盡獲黨與慶之守正明察皆此類也每歎曰昔于公  
斷獄無私闢高門以待封儻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十三年封  
清河縣男邑二百戶兼尚書右丞攝計部十四年正右丞太祖嘗  
怒安定國臣王茂將殺之而非其罪朝臣咸知而莫敢諫慶乃進  
曰王茂無罪奈何殺之太祖愈怒聲色甚厲謂慶曰王茂當死卿  
若明其無罪亦須坐之乃執慶於前慶辭氣不撓抗聲曰竊聞君



有不達者爲不明臣有不爭者爲不忠慶謹竭愚誠實不敢愛死但懼公爲不明之君耳願深察之太祖乃悟而赦茂已不及矣太祖默然明日謂慶曰吾不用卿言遂令王茂寃死可賜茂家錢帛以旌吾過尋進爵爲子增邑三百戶十五年加平南將軍十六年太祖東討以慶爲大行臺右丞加撫軍將軍還轉尚書右丞加通直散騎常侍魏廢帝初除民部尚書慶威儀端肅樞機明辨太祖每發號令常使慶宣之天性抗直無所回避太祖亦以此深委仗焉二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恭帝初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轉左僕射領著作六官建拜司會中大夫孝閔帝踐阼賜姓宇文氏進爵平齊縣公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晉公護初攝政欲引爲腹心慶辭之頗忤旨又與揚寬有隙及寬參知政事慶遂見疎忌出爲萬州刺史世宗尋悟留爲雍州別

駕領京兆尹武成二年除宜州刺史慶自爲郎迄于司會府庫倉儲並其職也及在宜州寬爲小冢宰乃囚慶故吏求其罪失按驗積六十餘日吏或有死於獄者終無所言唯得剗錦數疋時人服其廉慎保定三年又入爲司會先是慶兄檜爲魏興郡守爲賊黃寶所害檜子三人皆幼弱慶撫養甚篤後寶率衆歸朝廷待以優禮居數年檜次子雄亮白日手刃寶於長安城中晉公護聞而大怒執慶及諸子姪皆囚之讓慶曰國家憲綱皆君等所爲雖有私怨寧得擅殺人也對曰慶聞父母之讐不同天昆弟之讐不同國明公以孝治天下何乃責於此乎護愈怒慶辭色無所屈卒以此免天和元年十二月薨時年五十贈鄜綏丹三州刺史謚曰景

子機嗣

機字匡時少有令譽風儀辭令爲當世所推歷小納言開府儀同



三司司宗史大夫大象中御正上大夫華州刺史機弟弘字匡道少聰穎亦善草隸博涉群書辭彩雅贍與弘農揚素爲莫逆之交解巾中外府記室參軍建德初除內史上士歷小宮尹御正上士陳遣王偃民來聘高祖令弘勞之偃民謂弘曰來日至於藍田正逢滋水暴長所齋國信溺而從流今所進者假之從吏請勒下流人見爲追尋此物也弘曰昔淳于之獻空籠前史稱以爲美足下假物而進詎是陳君之命乎偃民慙不能對高祖聞而嘉之盡以偃民所進之物賜弘乃令報聘占對詳敏見稱於時使還拜內史都上士遷御正下大夫尋卒於官時年三十一高祖甚惜之贈晉州刺史揚素誅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脩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爲士友所痛惜如此有文集行於世慶三兄鷺蚪檜蚪檜並自有傳鷺好學善

屬文魏臨淮王記室參軍事早卒子帶韋字孝孫深沉有度量少好學身長八尺三寸美風儀善占對韓賢素爲洛州刺史召爲主簿後與諸父婦朝太祖辟爲參軍時侯景作亂江右太祖令帶韋使江郢二州與梁邵陵南平二王通好行至安州值假寶等反帶韋乃矯爲太祖書以撫安之並卽降附旣至郢見邵陵具申太祖意邵陵卽時隨帶韋報命以奉使稱旨授轉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十七年太祖遣大將軍達奚武經畧漢川以帶韋爲治行臺左丞從軍南討時梁宜豐侯蕭循守南鄭武攻之未拔乃令帶韋入城說循曰足下所固者險所恃者援所守者民今王師深入棧道長驅漢川此則所憑之險不足固也武興陷沒於前白馬破亡於後自餘川谷首豪路阻而不敢進此則所望之援不可恃也夫顧親戚懼誅夷貪榮慕利此生人常也今大兵總至長圍四合戮逃亡



以勸安居賞先降以招後服人人懷轉禍之計家家圖安堵之謀此則所部之民不可守也且足下本朝喪亂社稷無主盡忠將何所託死節不足成名竊爲足下不取也僕聞賢者相時而動智者因變立功當今爲足下計者莫若肉袒軍門歸命下吏免生民於塗炭全髮膚於孝道必當紆青拖紫裂土分珪名重當時業光後嗣豈若進退無據身名俱滅者哉循然之後乃降魏廢帝元年出爲解縣令二年加授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明年轉汾陰令發摘奸伏百姓畏而懷之世宗初入爲地官上士武成元年授帥都督治御伯下大夫遷武藏下大夫保定三年授大都督四年加儀同三司中外府掾天和六年封康城縣男邑五百戶轉職方中大夫三年授兵部中大夫雖頻徙職仍領武藏尋丁母憂起爲職方中大夫五年轉武藏中大夫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凡居劇職十有餘年處斷無滯官曹清肅時譙王儉爲益州總管漢王贊爲益州刺史高祖乃以帶韋爲益州總管府長史領益州別駕輔弼二王總知軍民事建德中大軍東討徵帶韋爲前軍總管齊王憲府長史齊平以功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戶陳王純出并州以帶韋爲并州司會并州總管府長史六年卒於位時年五十五謚曰愷子祚嗣少有名譽大象末宣納上士史臣曰周惠達見禮於寶賁揚寬荷恩於晉泰旣而蕭氏獲罪莊帝出居遂能契闊寇戎不以興王革慮崎嶇危難不以夷險易心斯固篤終之士柳慶東帝立朝懷匪躬之節蒞官從政著清白之美益遭逢興運各展志能譽重搢紳望隆端揆非虛云也然慶畏避權寵忤宰臣雖取訕於一時實獲申於千載矣



周書二十二 列傳第十四

蘇綽字令綽

周書二十三 列傳第十五

蘇綽字令綽

蘇綽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世二千石父協武功郡守綽少好學博覽群書尤善算術從兄讓為汾州刺史太祖餞於東都門外臨別謂讓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太祖乃召為行臺郎中在官歲餘太祖未深知之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為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後太祖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即為量定惠達入呈太祖稱善謂惠達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之才太祖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屬太祖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



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太祖乃召綽具以狀對太祖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太祖益喜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治道太祖臥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也吾方任之以政卽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齊神武三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太祖同遂併力拒竇泰擒之於潼關四年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封美陽縣子邑三百戶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伯增邑二百戶十年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太祖方欲革易時政務弘強國富民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

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治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稱共治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凡治民之體先當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謬亂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彼下民孰不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



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爲人若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民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僞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治亂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歲民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惟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平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改比年稍登稔穰賦差輕衣食不切則

教化可修矣凡諸牧守令長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夫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疊疊中遷於善邪僞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民慈愛教之以仁順使民和睦教之以禮義使民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以衣食爲命食不足則饑衣不足則寒饑寒切體而欲使民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待也是以古之聖王知其若此故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在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民者寘也智不自周必待



勸教然後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民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援溺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廢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有遊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表牒各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民廢農者是則絕民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植菓藝其菜蔬修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爲

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民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必立君以治之人君不能獨治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至帝王下及郡國置臣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僞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



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克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爲卿相伊尹傳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觀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治民若有材藝而以姦僞爲本者將由其官而爲亂也何材而爲治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僞爲本者將由其官而爲亂也何治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其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者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雋今之智效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雋之士也但能勤而審察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民無多少皆足治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瓌偉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



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  
之則天下之士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  
則善人易克善人易克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  
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民清官煩則  
事煩事煩則民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  
昔民殷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爲少如聞  
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民甚爲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  
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  
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  
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  
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  
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卹獄訟曰人受陰陽

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爲善情則爲惡善惡旣分而賞罰隨焉  
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民無所措  
手足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夫戒慎者欲使治  
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事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覩情狀  
窮鑿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赦過  
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遠明大  
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  
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  
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拷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  
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  
肆其殘暴同民木石專任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  
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治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



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皆非好殺人也但云爲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徃徃而有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民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上違時令而虧帝道況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也天心傷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爲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慎乎若有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爲背道

者殺一礪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五三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逆寇未平軍用資廣雖未遑減省以卹民瘼然令平均使下無匱夫平均者不捨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織紉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管理絹鄉先事織紉麻土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民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爲已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舉之與息輸稅之民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或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



則政和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民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  
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  
如此不存卹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太祖甚重之常置諸座右  
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  
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  
群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其詞曰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  
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虎洎群公列將罔不來朝時迺大稽  
百憲敷于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曰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  
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惟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  
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丕命女以厥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  
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群公列將百辟卿  
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敷祖宗之靈命稽于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于

爾在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  
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龔惟武考不實其舊自時厥後  
陵夷之弊用興大難于彼東丘則我黎人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纘  
戎下武夙夜祇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揆於王廷  
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通訓曰天生蒸民罔克自又上帝降鑒  
叡聖植元后以又之惟時元后弗克獨又博求明德命百辟群吏  
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卹民弗惟逸念辟惟元首庶  
黎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其彝  
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迺又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旣陟  
元后股肱百辟又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職嗟夫后弗艱厥  
后臣弗艱厥臣於政何弗斃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皇帝  
若曰柱國唯四海之不造載繇二紀天未絕我太祖列祖之命用



錫我以元輔國家將墜公惟棟梁皇之弗極公作相百揆譽度公  
惟大錄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迪七德敷九功龕暴除亂下綏  
我蒼生旁施於九土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呂說之相丁用保我無  
疆之祚皇帝若曰群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  
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諧六職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衆敬敷  
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天惟茲四輔若  
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諸皇帝若曰列將汝惟鷹揚作朕爪牙  
寇賊姦宄蠻夷猾夏汝徂征綏之以惠董之以威刑期於無刑萬  
邦咸寧俾八表之內莫違朕命時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  
守土作民父母民惟不勝其饑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貴  
女功民之不率於孝慈則骨肉之恩薄弗惇於禮讓則爭奪之萌  
生於茲六物寔爲教本嗚呼爲上在寬寬則民怠齊之以禮不剛

不柔稽極於道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歲卿士惟  
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時罔易其度百憲咸貞庶績其凝  
嗚呼惟若王官陶均萬國若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  
蒼生永賴悖其序萬物以傷時惟艱哉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  
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於茲匪惟相革惟其  
救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弊  
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以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  
我公輔庶僚列侯朕惟否德其一心力祇慎厥艱克遵前王之不  
顯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位亦協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難是務  
克捐厥華卽厥實背厥僞崇厥誠勿愆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歸  
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不命荷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永康我  
黎庶戒之哉戒之哉朕言不再柱國虎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白



竄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由此道用臻於刑  
措自時厥後歷千載而未聞惟帝念功將反叔世逃致於雍庸錫  
降丕命于我群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難行之實難罔不有初鮮克  
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迺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終以躋日新  
之德明我群臣敢不夙夜對揚休哉惟茲大誼未光於四表以邁  
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訓率遷於道永膺無疆之休  
帝曰欽哉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綽性儉素不治產業家無餘  
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爲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治道凡所薦達  
皆至大官太祖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太祖或出遊常預署空紙  
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之而已綽嘗謂治國之  
道當愛民如慈父訓民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  
細若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十二年卒於位時年四十九太

祖痛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乃詔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  
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謚  
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退惟谷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瑤越次而  
進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遺車一乘齊  
侯不奪其志綽旣操履清白謙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  
太祖稱善因薦瑤於朝廷及綽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太祖  
與群公皆步送出同州郭門外太祖親於軍後酌酒而言曰尚書  
平生爲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  
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我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失卮於手至  
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太祖自爲其文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並  
行於世明帝二年以綽配享太祖廟庭子威嗣威少有父風襲爵  
美陽伯娶晉公護女新興公主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懷



道縣公建德初稍遷御伯下大夫大象末開府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以綽著名前代乃下詔曰昔漢高欽無忌之義魏武挹子幹之風前代名賢後王斯重魏故度支尚書美陽伯蘇綽文雅政事遺跡可稱展力前王垂聲著績宜開土宇用旌善人於是追封邳國公邑二千戶

綽弟椿字令欽性廉慎沉勇有決斷正光中關右賊亂椿應募討之授盪寇將軍累功封遷奉朝請厲威將軍中散大夫賜爵美陽子加都督持節平西將軍大中大夫大統初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賜姓賀蘭氏四年出爲武都郡守改授西夏州長史除帥都督行弘農郡事椿當官疆濟特爲太祖所知十四年置黨州鄉帥自非鄉望允當衆心不得預焉乃令驛追椿領鄉兵其年破槃頭氏有功除散騎常侍加大都督十六年征隨郡軍還除武功郡

守旣爲本邑以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盡忠恕尋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侯武成二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保定三年卒子植嗣

史臣曰書云惟后非賢弗乂惟賢非后罔食是以知人則哲有國之所先用之則行爲下之常道若乃庖厨胥靡種德微管之臣罕聞於世黜魯逐荆抱關執戟之士無乏於時斯固典謨所以昭則風雅所以興刺也誠能監前事之得喪勞虛已於吐握其知賢也必用其授爵也勿疑則舜禹湯武之德可連衡矣稷契伊呂之流可比肩矣太祖提劍而起百度草創地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修治定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斲彫爲朴變奢從儉風化旣被而下肅上尊疆場屢擾而內親外附斯蓋蘇令綽之力也名冠當時慶流後嗣宜哉



周書二十三 列傳第十五

西漢屯鳳葛  
氏圖西雨市

周書二十四

列傳第十六

盧辯

盧辯字景宣范陽涿人累世儒學父靖太常丞辯少好學博通經籍舉秀才為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為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修矣及帝入關事起倉卒辯不及至家單馬而從或問辯曰得辭家不辯曰門外之治以義斷恩復何辭也孝武至長安授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太祖以辯有儒術甚禮之朝廷大議當日顧問趙青雀之亂魏太子出居渭北辯時隨從亦不告家人其執志敢決皆此類也尋除太常卿太子少傅魏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束脩之禮受業於辯進爵范陽公轉少師自魏末離亂孝武西遷朝章禮度湮墜

西漢屯鳳葛  
氏圖西雨市



咸盡辯因時制宜皆合軌度性强記默契能斷大事凡所創制處之不疑累遷尚書右僕射世宗卽位進位大將軍帝嘗與諸公幸其第儒者榮之出爲宜州刺史薨配食太祖廟庭子慎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依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今錄辯所述六官著之於篇天官府管冢宰等衆職地官府領司徒等衆職春官府領宗伯等衆職夏官府領司馬等衆職秋官府領司寇等衆職冬官府領司空等衆職史雖具載文多不錄辯所述六官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自茲厥後世有損益宣帝嗣位事不師古官員班品隨意變革至如初置四輔官及六府諸司復置中大夫并御正內史增置上大夫等則載於外史餘則朝出夕改莫能詳錄于時雖行周禮其內外衆職又兼用秦漢等官今畧舉其名號及命數附之於左其紀傳內更

有餘官而於此不載者亦史闕文也

柱國大將軍大將軍右正九命

驃騎車騎等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右正九命

驃騎車騎等將軍左右光祿大夫戶三萬以上州刺史右正八命

征東征西征南征北中軍鎮軍撫軍等將軍左右金紫光祿大夫

大都督戶二萬以上刺史京兆尹右八命

平東平西平南平北前後將軍左右將軍左右銀青光祿大夫帥

都督戶一萬以上刺史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錄右正七命

冠軍輔國等將軍太中中散等大夫都督戶五千以上刺史戶一

萬五千以上郡守右七命

鎮遠建中等將軍諫議議等大夫別將開府長史司馬司錄戶

一萬以上郡守大呼藥右正六命



中堅寧朔等將軍左右中郎將儀同府正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

戶五千以上郡守小呼藥

右六命

寧遠揚烈伏波等將軍左右員外常侍統軍驃騎車騎府八命州

長史司馬司錄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戶一千以上郡守長安萬

年縣令

右正五命

輕車將軍奉車奉騎等都尉四征中鎮撫軍府正七命州長史司

馬司錄開府府中郎掾屬戶不滿千以下郡守戶七千以上縣令

正八命州呼藥

右五命

宣威明威等將軍武賁宄從等給事儀同府中郎掾屬柱國大將

軍府列曹參軍四平前後左右將軍府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

八命州別駕戶四千以上縣令八命州呼藥

右正四命

襄威厲威將軍給事中奉朝請軍主開府府列曹參軍冠軍輔國

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七命州別駕正八命州治中七命

郡丞戶二千以上縣令正七命州呼藥

右四命

威烈討寇將軍左右員外侍郎幢主儀同府正八命州列曹參軍

柱國府參軍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府長史司錄正六命州別駕正

七命州治中正六命郡丞戶五百以上縣令七命州呼藥

右正三命

蕩寇蕩難將軍武騎常侍侍郎開府府參軍驃騎車騎府八命州

列曹參軍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府長史正六命州治中六命郡丞

戶不滿百以下縣令戍主正六命州呼藥

右三命

殄寇殄難將軍彊弩司馬四征中鎮撫府正七命州列曹參軍正

五命郡丞

右正二命

掃寇掃難將軍武威司馬四平前後左右府七命州列曹參軍戍

副五命郡丞

右二命



曠野橫野將軍殿中員外二司馬冠軍輔國府正六命州列曹參

軍 右正 一命

威武武牙將軍淮海山林二都尉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寧遠揚烈

伏波輕車府列曹參軍

右一命

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其開府又加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其授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為常大象元年詔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大將軍改儀同三司為儀同大將軍

周書二十四 列傳第十六

世宗 周書 卷之四

周書二十五

世宗 周書 卷之五

列傳第十七

李賢 弟遠

李賢字賢和其先隴西成紀人也曾祖富魏太武時以子都督討兩山屠各歿於陣贈寧西將軍隴西郡守祖斌襲領父兵鎮於高平因家焉父文保早卒魏大統末以賢兄弟著勲追贈涇原東秦三州刺史司空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嘗出遊遇一老人鬚眉皓白謂之曰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者必為台牧卿其勉之九歲從師受業畧觀大旨而已不尋章句或謂之曰學不精勤不如不學賢曰夫人各有志賢豈能彊學待問領徒授業耶唯當粗聞教義補已不足至如忠孝之道實銘之於心問者慙服年十四遭父喪撫訓諸弟友愛甚篤魏永安中万俟醜奴據岐涇等諸州



反叛魏孝莊遣爾朱天光率兵擊破之其黨方俟道洛費連少渾猶據原州未知醜奴已敗天光遣使造賢令密圖道洛天光率兵續進會賊黨方俟阿寶戰敗逃還私告賢曰醜奴已敗王師行至此阿寶以性命相投願能存濟賢因令阿寶僞爲醜奴使給道洛等曰今已破臺軍須與公計事令阿寶權守原州公宜速往道洛等信之是日便發旣出而天光至遂克原州道洛乃將麾下六千人奔于牽屯山天光見賢曰道洛之出子之力也賢又率鄉人出馬千匹以助軍天光大悅時原州亢旱天光以乏水草乃退舍城東五十里牧馬息兵令都督長孫邪利行原州事以賢爲主簿道洛復棄虛忽至時賊黨千餘人在城中密爲內應引道洛入城遂殺邪利賢復率鄉人殊死拒戰道洛乃退走又有賊帥達符顯圍逼州城晝夜攻戰屢被摧劔賢間道赴雍州詣天光請援天光許

之賢乃返而賊營壘四合無因入城候日向夕乃僞負薪與賊樵采者俱得至城下城中垂布引之賊衆方覺乃弓弩亂發射之不中遂得入城告以大軍將至賊聞之便卽散走累遷威烈將軍殿中將軍高平令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太祖西征賢與其弟遠穆等密應侯莫陳崇以功授都督仍守原州及大軍將至秦州悅棄城走太祖令兄子導勒兵追之以賢爲前驅轉戰四百餘里至牽屯山及之悅自剄於陣賢亦被重瘡馬中流矢太祖嘉之賞奴婢布帛及雜畜等授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魏孝武西遷太祖令賢率騎兵迎衛時山東之衆多欲逃歸帝乃令賢以精騎三百爲殿衆皆憚之莫敢亡叛封下邳縣公邑一千戶俄授左都督安東將軍還鎮原州大統二年州民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樹兒等據州城反賢乃招集豪傑與之謀曰賊起倉卒便誅二將其勢雖盛其



志已驕然其政令莫施唯以殘剝爲業夫以羈旅之賊而馭烏合之衆勢自離解今若從中擊之賊必喪膽如吾計者指日取之衆皆從焉賢乃率敢死士三百人分爲兩道察夜鼓噪而出群賊大驚一戰而敗狼乃斬關遁走賢輕與三騎追斬之遷原州長史尋行原州事四年莫折後熾連結賊黨所在寇掠賢率鄉兵與行涇州事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聚結歲久徒衆甚多數州之人皆爲其用我若總一陣併力擊之彼旣同惡相濟理必總萃於我其勢不分衆寡莫敵我便救尾無以制之今若令諸軍分爲數隊多設旗鼓犄角而前以脅諸柵公別統精兵直指後熾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熾欲前則憚公之銳諸柵欲出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得戰退不得走以候其懈擊之必破後熾一敗則衆柵不攻自拔矣寧不從屢戰頻北賢乃率數百騎徑掩後熾營收

其妻子僮隸五百餘人并輜重等屬後熾與寧戰勝方欲追奔忽聞賢至乃棄寧與賢接戰賢手斬十餘級生獲六人賊遂大敗後熾單騎遁走師還以功賞奴婢四十口雜畜數百頭八年授原州刺史賢雖少從戎旅而頗閑政事撫導鄉里甚得民和十二年隨獨孤信征涼州平之又撫慰張掖等五郡而還俄而茹茹圍逼州城剽掠居民驅擁畜牧賢欲出戰大都督王德猶豫未決賢固請德乃從之賢勒兵將出賊密知之乃引軍退賢因率騎士追擊斬二百餘級捕虜百餘人獲駝馬牛羊二萬頭財物不可勝計所掠之人還得安堵加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十六年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祖之奉魏太子西巡也至原州遂幸賢第讓齒而坐行鄉飲酒禮焉其後太祖又至原州令賢察輅備儀服以諸侯會遇禮相見然後幸賢第歡宴終日凡是親族頒賜



有差魏恭帝元年進爵河西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戶後以弟子植被誅賢坐除名俄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荊州群蠻反開府潘招討之令賢與賀若敦率騎士七千別道邀截擊蠻帥文子榮大破之遂於平州北築汶陽城以鎮之尋治郢州刺史時以巴湘初附詔賢總監諸軍畧定乃遷江夏民二千餘戶以實安州并築甌山城而還保定二年詔復賢官爵仍授瓜州刺史高祖及齊王憲之在襁褓也以避忌不利居宮中太祖令於賢家處之六載乃還宮因賜賢妻吳姓宇文氏養爲姪女賜與甚厚及高祖西巡幸賢第詔曰朕昔冲幼爰寓此州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賢斯土良家勲德兼著受委居朕輔導積年念其規弼功勞甚茂食彼棗椹尚懷好音矧茲惠矣其庸可忘今巡撫居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雖

無屬籍朕處之若親凡厥昆季乃至子姪等可並豫宴賜於是令中侍上士尉遲愷往瓜州降璽書勞賢賜衣一襲及被褥并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要中廐馬一匹金裝鞍勒雜綵五百段銀錢一萬賜賢弟申國公穆亦如之子姪男女中外諸孫三十四人各賜衣一襲又拜賢甥庫狄樂爲儀同賢門生昔經侍奉者二人授大都督四人授帥都督六人別將奴已免賤者五人授軍主未免賤者十二人酬替放之四年王師東討朝議以西道空虛慮羌渾侵擾乃授賢使持節河州總管三州七防諸軍事河州刺史河州舊非總管至是創置焉賢乃大營屯田以省運漕多設斥候以備寇戎於是羌渾歛迹不敢向東五年宕昌寇邊百姓失業乃於洮州置總管府以鎮遏之遂廢河州總管改授賢洮州總管七防諸軍事洮州刺史屬羌寇石門戍撤破橋道以一援軍賢率千騎禦之



前後斬獲數百人賊乃退走羌復引吐谷渾數千騎將入西疆賢  
密知之又遣兵伏其隘路復大敗之虜遂震懾不敢犯塞俄廢洮  
州總管遷於河州置總管府復以賢爲之高祖思賢舊恩徵拜大  
將軍天和四年三月卒於京師時年六十八高祖親臨哀慟左右  
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涇原秦等十州諸軍事原州刺史  
謚曰桓子端嗣

端字永貴歷位開府儀同三司司會中大夫中州刺史從高祖平  
齊於鄴城戰歿贈上大將軍追封襄陽公謚曰果端弟吉儀同三  
司吉弟崇位至太府中大夫上柱國廣宗郡公崇弟孝軌開府儀  
同大將軍升遷縣伯孝軌弟詢少歷顯位大象末上柱國隴西郡  
公

賢弟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志度恢然嘗與群兒爲戰鬪之戲指麾

部分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群兒懼而散走遠  
持杖叱之復爲向勢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爲將  
軍非常人也及長涉獵書傳畧知指趣而已魏正光末天下鼎沸  
勅勒賊胡琮侵逼原州其徒甚盛遠昆季率勵鄉人欲圖拒守而  
衆情猜懼頗有異同遠乃按劍而言曰頃年以來皇家多難匈黨  
棄機肆其毒螫王畧未振緩其梟夷正是忠臣立節之秋義士建  
功之日丈夫豈可臨難苟免當在死中求生耳諸人並世載忠貞  
沐浴教義今若棄同卽異去順效逆雖五尺童子猶或非之將復  
何顏以見天下之士有異議者請以劍斬之於是衆皆股慄莫不  
聽命乃相與盟歃遂深壁自守而外無救援城遂陷其徒多被殺  
害唯遠兄弟並爲人所匿得免遠乃言於賢曰今逆賊孔熾屠戮  
忠良遠欲間行入朝請兵救援兄晦迹和光可以免禍內伺釁隙



因變立功若王師西指得復表裏相應既殉國家之急且全私室之危豈若窘迫凶威坐見夷滅賢曰是吾心也遂定東行之策遠乃崎嶇寇境得達京師魏朝嘉之授武騎常侍俄轉別將賜帛千疋并弓刀衣馬等及爾朱天光西伐乃配遠精兵使爲鄉導天光欽遠才望特相引接除伏波將軍長城郡守原州大中正後以應侯莫陳崇功遷高平郡守太祖見遠與語悅之令居麾下甚見親遇及魏孝武西遷授假節銀青光祿大夫主衣都統封安定縣伯邑五百戶魏文帝嗣位之始思享遐年以遠字可嘉令扶帝升殿遷使持節征東大將軍進爵爲公增邑千戶仍領左右從征竇泰復弘農並有殊勲授都督原州刺史太祖謂遠曰孤之有卿若身體之有手臂之用豈可暫輟於身本州之榮乃私事耳卿若述職則孤無所寄懷於是遂令遠兄賢代行州事沙苑之役遠功居最

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陽平郡公邑三千戶尋從獨孤信東畧遂入洛陽爲東魏將侯景等所圍太祖至乃解及河橋之戰遠與獨孤信爲右軍不利而退除大丞相府司馬軍國機務遠皆參之畏避權勢若不在已時河東初復民情未安太祖謂遠曰河東國之要鎮非卿無以撫之乃授河東郡守遠敦獎風俗勸課農桑肅遏姦非兼修守禦之備曾未期月百姓懷之太祖嘉焉降書勞問徵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建東宮授太子少傅尋轉少師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請舉州來附時齊神武屯兵河陽太祖以仲密所據遼遠難爲應接諸將皆憚此行遠曰北豫遠在賊境高歡又屯兵河陽常理而論實難救援但兵務神速事貴合機古人有言不入獸穴安得獸子若以奇兵出其不意事或可濟脫有利鈍故是兵家之常如其顧望不行便無克定之日



太祖喜曰李萬歲所言差強人意乃授行臺尚書前驅東出太祖率大軍繼進遠乃潛師而往援仲密以歸仍從太祖戰於邙山時大軍不利遠獨整所部爲殿尋授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遠善綏撫有幹畧守戰之備無不精銳每厚撫外人使爲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戮者亦不以爲悔其得人如此嘗校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蒲中以爲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擅其美東魏段孝先率步騎二萬趨宜陽以送糧爲名然實有窺窬之意遠密知其計遣兵襲破之獲其輜重器械孝先遁走太祖乃賜所乘馬及金帶牀帳衣被等并雜綵二千疋拜大將軍頃之除尚書左僕射遠白太祖曰遠秦隴匹夫才藝俱爾平生念望不過一郡守耳遭逢際會得奉聖明主貴臣遷以至於此今位居上列爵邁通侯受委方面生殺在手非直榮寵一時亦足光華身世但尚書僕射任居端揆今以賜授適所以重其罪責明公若欲全之乞寢此授太祖曰公勲德兼美朝廷欽屬選衆而舉何足爲亂且孤之於公義等骨肉豈容於官位之間便致退讓深乖所望也遠不得已方拜職太祖又以第十一子達令遠子子之卽代王也其見親待如此時太祖嫡嗣未建明帝居長已有成德孝閔處嫡年尚幼冲乃召群公謂之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卽獨孤信明帝敬后父也衆皆默未有言者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禮經明義畧陽公爲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爲嫌請卽斬信便拔刀而起太祖亦起曰何事至此信又自陳說遠乃止於是群公並從遠議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



此大議六官建授小司寇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大將軍邑千戶復鎮弘農遠子植在太祖時已爲相府司錄參軍掌朝政及晉公護執權恐不被任用乃密欲誅護語在孝閔帝紀謀頗漏泄護知之乃出植爲梁州刺史尋而廢帝召還及植還朝遠恐有變沉吟久之乃曰大丈夫寧爲忠鬼安能作叛臣乎遂就徵旣至京師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宥之乃引與相見謂之曰公兒遂有異謀非止屠戮護身乃是傾危宗社叛臣賊子理宜同疾公可早爲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鍾愛於植植又口辯乃云初無此謀遠謂爲信然詰朝將植謁護護謂植已死乃曰陽平公何意乃自來也左右云植亦在門外護大怒曰陽平公不信我矣乃召入仍命遠同坐令帝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帝曰本爲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

於是護乃害植并逼遠令自殺時年五十一植弟叔諧叔謙叔讓亦死餘並以年幼得免建德元年晉公護誅乃詔曰故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陽平郡開國公遠早蒙驅任夙著勲績內參帷幄外屬藩維竭誠王室乃罹橫禍言念貞良追增傷悼宜加榮寵用彰忠節贈本官加陝熊等十五州諸軍事陝州刺史謚曰忠隋開皇初追贈上柱國黎國公邑三千戶改謚曰懷植及諸弟並加贈謚

植弟基字仲和幼有聲譽美容儀善談論涉獵群書尤工騎射太祖召見奇之乃令尚義婦公主大統十年釋褐員外散騎常侍後以父勲封建安縣公邑一千戶累遷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通直散騎常侍領大丞相親信俄轉大都督進爵清河郡公太祖扶危定傾威權震主及魏廢帝卽位之後猜隙彌深時太祖諸子年



皆幼冲章武公導中山公護復東西作鎮唯託意諸壻以爲心膂  
基與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等俱爲武衛將軍分掌禁旅帝深  
憚之故密謀遂泄魏恭帝卽位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加散騎常侍進爵燉煌郡公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拜陽平國世子六官建授御正中大夫孝閔帝踐阼出爲海州  
刺史尋以兄植被收例合坐死旣以主貴又爲季父穆所請得免  
武成二年除江州刺史旣被譴謫常憂懼不得志保定元年卒於  
位年三十一申公穆无所鍾愛每哭輒悲慟謂其所親曰好兒捨  
我去門戶豈是欲與宣政元年遣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大  
將軍曹徐譙三州刺史燉煌郡公謚曰孝子威嗣威字安民起家  
右侍上士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又改襲遠爵陽平郡公從高祖  
平齊以功授上開府拜軍司馬宣帝卽位進授大將軍出爲熊州

### 刺史大象末位至柱國

史臣曰李賢和兄弟屬亂離之際居戎馬之間志畧縱橫忠勇奮  
發亟摧勅敵屢涉艱危而功未書於王府仕不過於州郡及逢時  
值主策名委質或使煩莫府或契闊戎行荷生成之恩蒙國士之  
遇俱縻好爵各著勲庸遂得任兼文武聲彰內外位高望重光國  
榮家耐萼連暉椒聊繁衍冠冕之盛當時莫比焉自周迄隋鬱爲  
西京盛族雖金張在漢不之尚也然而太祖初崩嗣君冲幼內則  
功臣放命外則強寇臨邊晉公以猶子之親膺負圖之託遂能撫  
寧家國開翦異端革魏興周遠安邇悅功勤已著過惡未彰李植  
受遇先朝宿參機務恐威權之已去懼將來之不容生此厲階成  
茲貝錦乃以小謀大由疎間親主無昭帝之明臣有上官之訴嫌  
隙旣兆釁故因之啓冢宰無君之心成閔皇廢弒之禍植之由也



李遠既闕義方之訓又無先見之明以是誅夷非為不幸

李遠古蹟一基

九

周書二十五 列傳第十七

再出屯原  
氏國兩兩

周書二十六

再出屯原  
氏國兩兩

列傳第十八

長孫儉

長孫紹遠

弟澄 兄子兜

斛斯徵

長孫儉河南洛陽人也本名慶明其先魏之枝族姓託拔氏孝文  
遷洛改為長孫五世祖嵩魏太尉北平王儉少方正有操行狀貌  
魁梧神彩嚴肅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遊  
造門亦不與相見孝昌中起家員外散騎侍郎從爾朱天光破隴  
右太祖臨夏州以儉為錄事深器敬之賀拔岳被害太祖赴平涼  
凡有經綸謀策儉皆參預從平侯莫陳悅留儉為秦州長史時西  
夏州仍未內屬而東魏遣許和為刺史儉以信義招之和乃舉州

夏州古蹟一基

九



歸附卽以儉爲西夏州刺史總統三夏州時荆襄初附太祖表儉功績尤美宜委東南之任授荊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所部鄭縣令泉璨爲民所訟推治獲實儉卽大集僚屬而謂之曰此由刺史教誨不明信不被物是我之愆非泉璨之罪遂於廳事前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魏文帝璽書勞之太祖又與儉書曰近行路傳公以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群下吾昔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蓋謂憂公忘私知無不爲而已未有如公刻身罰己以訓群僚者也聞之嘉歎荆蠻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得邊境無虞民安其業吏民表請爲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焉在州遂歷二載徵收大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嘗與群公侍坐於太祖及退太祖謂左右曰此公間雅孤每與語嘗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太祖謂儉曰名實理須相稱尚書旣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又除行臺僕射荊州刺史時梁嶽陽王蕭督內附初遣使入朝至荊州儉於廳事列軍儀具戎服與使人以賓主禮相見儉容貌魁偉音聲如鐘大爲鮮卑語遣人傳譯以問客客惶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羣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因序梁國喪亂朝廷招携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及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外敦隣睦內懷異計儉密啟太祖陳攻取之謀於是徵儉入朝問其經畧儉對曰今江陵旣在江北去我不遠湘東卽位已涉三年觀其形勢不欲東下骨肉相殘民厭其毒荊州軍資器械儲積已久若大軍西討必無匱乏之慮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國家旣有蜀土若更平江漢撫而安之收其貢賦以供軍國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深然之乃謂儉曰如公之言吾取之晚矣令儉還州密爲



之備尋令柱國燕公于謹總戎衆伐江陵平以儉元謀賞奴婢三百口太祖與儉書曰本圖江陵由公畫計今果如所言智者見未萌何其妙也但吳民離散事藉招懷南服重鎮非公莫可遂令儉鎮江陵進爵昌寧公遷大將軍移鎮荊州總管五十二州儉舊嘗詣闕奏事時值大雪遂立於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無惰容其奉公勤至皆此類也三年以疾還京爲夏州總管薨遺啟世宗請葬於大祖陵側并以官所賜之宅還官詔皆從之追封郟公荆民儀同趙超等七百人感儉遺愛詣闕請爲儉立廟樹碑詔許之詔曰昔叔敖辭沃壤之地蕭何就窮僻之鄉以古方今無慙曩哲言尋嘉尚弗忘于懷而有司未達大體遽以其第即便給外今還其妻子子隆

長孫紹遠字師河南洛陽人少名仁父稚魏太師錄尚書上黨王

紹遠性寬容有大度望之儼然朋儕莫敢褻狎雅好墳籍聰慧過人時稚作牧壽春紹遠幼年甫十三稚管記王碩聞紹遠彊記心以爲不然遂白稚曰伏承世子聰慧之姿發於天性目所一見誦之於口此旣歷世罕有竊願驗之於是命紹遠試焉讀月令數紙纔一徧誦之若流自是碩乃欵服魏孝武初累遷司徒右長史及齊神武稱兵而帝西遷紹遠隨稚奔赴又累遷殿中尚書錄尚書事太祖每謂群公曰長孫公任使之處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寇何足多也然其容止堂堂足爲當今模楷六官建拜大司樂孝閔踐阼封上黨公初紹遠爲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土木絲竹各得其宜爲黃鍾不調紹遠每以爲意嘗因退朝經韓使君佛寺前過浮圖三層之上有鳴鐸焉忽聞其音雅合宮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紹遠乃啟世宗行之紹遠所奏樂以八爲數故梁黃門侍郎



裴正上書以爲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洵周武爰創七音持林鍾  
作黃鍾以爲正調之首詔與紹遠詳議往復於是遂定以八爲數  
焉授小司空高祖讀史書見武玉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廢八而懸  
七并除黃鍾之正宮用林鍾爲調首紹遠奏云天子懸八肇自先  
民百王共軌萬世不易下逮周武甫修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無  
廢八之典且黃鍾爲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後高祖竟  
廢七音屬紹遠遘疾未獲面陳慮有司遽損樂器乃書與樂部齊  
樹之缺後疾甚乃上遺表又陳之而卒帝省表涕零深痛惜之  
澄字士亮年十歲司徒李琰之見而奇之遂以女妻焉十四從征  
討有策謀勇冠諸將及長容貌魁岸風儀溫雅魏孝武初除征東  
將軍渭州刺史魏文帝嘗與太祖及群公宴從容言曰孝經一卷  
人行之本諸公宜各引要言澄應聲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座中

有人次曰匡救其惡既而出閣太祖深歎澄之合機而譴其次答  
者後從太祖援玉壁又從戰邠山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孝閔踐  
阼拜大將軍封義門公爲玉壁總管卒自喪初至及葬世宗三臨  
之典祀中大夫宇文容諫曰君臨臣喪自有節制今瘞輿屢降恐  
乖禮典世宗不從澄操履清約家無餘財太祖嘗謂曰我於公間  
志無所惜公有所須宜卽具道澄曰澄自頂至足皆是明公恩造  
卽如今者實無所須雅對賓客接引忘疲雖不飲酒而好觀人酣  
興常恐座客請歸每敕中厨別進異饌留之

兕字若汗性機辯彊記博聞雅重賓遊尤善談論從魏孝武西遷  
天和初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遷絳州刺史

斛斯徵字士亮河南洛陽人父椿太傅尚書令徵幼聰穎五歲誦  
孝經周易識者異之及長博涉群書尤精三禮兼解音律有至性



居父喪朝夕共一溢米以父勲累遷大常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徵博採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又樂有罇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罇于也衆弗之信徵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持之其聲極振衆乃歎服徵乃取以合樂焉六官建拜司樂中大夫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後高祖以徵治經有師法詔令教授皇太子宣帝時爲魯公與諸皇子等咸服青衿行束脩之禮受業於徵仍並呼徵爲夫子儒者榮之宣帝嗣位遷上大將軍太宗伯時高祖初崩梓宮在殯帝意欲速葬令朝臣議之徵與內史宇文孝伯等固請依禮七月帝竟不許帝之爲太子也宮尹鄭譯坐不能以正道調護被謫除名而帝雅親愛譯至是拜譯內史中大夫甚委任之譯乃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一笙用十六管帝令與徵議之徵駁而奏帝頗納焉及

高祖山陵還帝欲作樂復令議其可不徵曰孝經云聞樂不樂聞尚不樂其況作乎鄭譯曰旣云聞樂明卽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譯因此銜之帝後肆行非度昏虐日甚徵以荷高祖重恩嘗備位師傅若生不能諫死何以見高祖乃上疏極諫指陳帝失帝不納譯因譖之遂下徵獄卒張元哀之乃以佩刀穿獄墻遂出之元卒被拷而終無所言徵遇赦得免隋文踐極例復官除太子太傅詔修撰樂書開皇初薨子諺徵所撰樂典十卷



周書二十六 列傳第十八

蘇州生鳳尊  
氏闈西南市

周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九

蘇州生鳳尊  
氏闈西南市

赫連達

韓果

蔡祐

常善

辛威

庫狄昌

田弘

梁椿

梁臺

宇文測

弟深

源古  
五

五



赫連達字朔周盛一作成樂人勃勃之後也曾祖庫多汗因避難改姓杜氏達性剛鯁有膽力少從賀拔嶽征討有功拜都將賜爵長廣鄉男遷都督及嶽爲侯莫陳悅所害軍中大擾趙貴建議迎太祖諸將猶豫未決達曰宇文夏州昔爲左丞明略過人一時之傑今日之事非此公不濟趙將軍議是也達請輕騎告哀仍迎之諸將或欲南追賀拔勝或云東告朝廷達又曰此皆遠水不救近火何足道哉貴於是謀遂定令達馳往太祖見達慟哭問故達以實對太祖遂以數百騎南赴平涼引軍向高平令達率騎據彈箏峽時百姓惶懼奔散者多有數村民方扶老弱驅畜牧欲入山避難軍士爭欲掠之達曰遠近民黎多受制於賊今若值便掠縛何謂伐罪弔民不如因而撫之以示義師之德乃撫以恩信民皆悅附於是迭相曉語咸復舊業太祖聞而嘉之悅平加平東將軍太祖謂諸

將曰當清水公遇禍之時君等性命懸於賊手雖欲來告其路無從杜朔周冒萬死之難遠來見及遂得共盡忠節同雪讐恥雖藉衆人之力實賴杜子之功勞而不酬何以勸善乃賜馬二百匹達因讓太祖弗許魏孝武入關褒叙勳義以達首逆元帥匡復秦隴進爵魏昌縣伯邑五百戶從儀同李虎破曹泥除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通直散騎常侍增邑并前一千戶從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又增邑八百戶除泉郡守轉帥都督加持節除濟州刺史詔復姓赫連氏以達勳望兼隆乃除雲州刺史卽本州也進爵爲公拜大都督尋授儀同三司從大將軍達奚武攻漢中梁宜豐侯蕭循拒守積時後乃送款武問諸將進止之宜開府賀蘭願德等以其食盡欲急攻取之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者無容利其子女貪其財帛窮兵極武仁者不爲且觀其士馬猶彊城池尚固攻



之縱克必將彼此俱損如其困獸猶鬪則成敗未可知况行師之道以全軍爲上武曰公言是也乃命將帥各申所見於是開府楊寬等並同達議武遂受循降師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藍田縣公六官初建授左遂伯出爲隴州刺史保定初遷大將軍夏州總管三州五防諸軍事達雖非文吏然性質直遵奉法度輕於鞭撻而重慎死罪性又廉儉邊境胡民或饋達以羊者達欲招納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厨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焉尋進爵樂川郡公建德二年進位柱國薨子遷嗣大象中位至大將軍蒲州刺史

史

韓果字阿六拔代武川人也少驍雄善騎射賀拔嶽西征引爲帳內擊万俟醜奴及其枝黨轉戰數十合並破之膂力絕倫被甲荷戈升陟峰嶺猶涉平路雖數十日不以爲勞以功授宣武將軍子都督從太祖討平侯莫陳悅遷都督賜爵邯鄲縣男魏孝武入關進爵石縣伯邑五百戶大統初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戶加通直散騎常侍果性彊記兼有權略所行之處山川形勢備能記憶兼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爲間偵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太祖由是以果爲虞候都督每從征行常領候騎晝夜巡察畧不眠寢從襲竇泰於潼關太祖依其規畫軍以勝返賞以珠金帶一腰帛二百匹授征虜將軍又從復弘農攻拔河南城獲郡守一人論功爲最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授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增邑九百戶遷朔州刺史轉安州刺史加帥都督九年從戰却山軍還除河東郡守又從大軍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險阻人迹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健號爲著



翅人太祖聞之笑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爲宜州刺史錄前後功進爵褒中郡公魏恭帝元年授大將軍從賀蘭祥討吐谷渾以功別封一子縣公武成二年又率軍破稽胡大獲生口賜奴婢一百口除寧州刺史保定三年拜少師進位柱國四年從尉遲迥圍洛陽軍退果所部獨全天和初授華州刺史爲政寬簡吏民稱之建德初薨子明嗣大象末位至上大將軍黎州刺史與尉遲迥同謀被誅

蔡祐字承先其先陳留圉人也曾祖紹爲夏州鎮將徙居高平因家焉祖護魏景明初爲陳留郡守父襲名著西州正光中万俟魏奴寇亂關中襲乃背賊棄妻子歸洛陽拜齊安郡守及魏孝武西遷仍在關東後始拔難西歸賜爵平舒縣伯除岐夏二州刺史卒

贈原州刺史祐性聰敏有行檢襲之背賊東歸也祐年十四事母以孝聞及長有膂力便騎射太祖在原州召爲帳下親信太祖遷夏州以祐爲都督及侯莫陳悅害賀拔嶽諸將遣使迎太祖將赴夏州首望彌姐元進等陰有異計太祖微知之先與祐議執元進祐曰狼子野心會當反噬今若執縛不如殺之太祖曰汝大決也於是召元進等入計事太祖曰隴賊逆亂與諸人戮力討之觀諸人輩似有不目者太祖微以此言動之因目祐祐卽出外衣甲持刀直入曠目叱諸人曰與人朝謀夕異豈是人也蔡祐今日必斬姦人之頭因按劍臨之舉座皆叩頭曰願有簡擇祐乃叱元進而斬之并其黨並伏誅一坐皆戰慄不敢仰視於是與諸將結盟同心誅悅太祖以此知重之乃謂祐曰吾今以爾爲子爾其父事我後從討悅破之又從迎魏孝武於潼關以前後功封萇鄉縣伯邑



五百戶大統初加寧朔將軍羽林監尋持節員外散騎常侍進爵爲侯增邑一千一百戶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授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又從太祖戰於河橋祐乃下馬步鬪手殺數人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怒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爲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遂圍之十餘重謂祐曰觀君似是勇士但弛甲來降豈慮無富貴耶祐罵之曰死卒吾今取頭自當封公何假賊之官號也乃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弗敢逼乃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命在一矢耳豈虛發哉敵人漸進可十步祐乃射之正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稍刺殺之因此戰數合唯失一人敵乃稍卻祐徐引退是戰也我軍不利太祖已還祐至弘農夜中與太祖相會太祖見祐至字之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

太祖心驚不得寢枕祐股上乃安以功進爵爲公增邑三百戶授京兆郡守九年東魏豫州刺史高仲密舉州來附太祖率軍援之與齊神武遇戰於却山祐時著明光鐵鎧所向無前敵人咸曰此是鐵猛獸也皆遽避之俄授青州刺史轉原州刺史加帥都督尋除大都督十三年遭父憂請終喪紀弗許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賜姓大利稽氏進爵懷寧郡公魏恭帝二年中領軍六官建授兵部中大夫江陵初附諸蠻騷動詔祐與大將軍豆盧寧討平之三年拜大將軍給後部鼓吹以前後功增邑并前四千戶別封一子縣伯太祖不豫祐與晉公護賀蘭祥等侍疾及太祖崩祐悲慕不已遂得氣疾孝閔帝踐阼拜少保祐與尉遲綱俱掌禁兵遞直殿省時帝信任司會李植等謀害晉公護祐每泣諫帝不聽尋而帝廢世宗卽位拜小司馬少



保如故帝之爲公子也與祐特相友昵至是禮遇彌隆御膳每有異味輒輟以賜祐羣臣朝宴每被別留或至昏夜列炬鳴笳送祐還宅祐以過蒙禮遇常辭疾避之至於婚姻尤不願交於勢要尋以本官獲鎮原州頃之授宣州刺史未之部因先氣疾動卒於原州時年五十四祐少有大志與鄉人李穆布衣齊名嘗相謂曰大丈夫當建立功名以取富貴安能久處貧賤邪言訖各大笑穆卽申公也後皆如其言及從征伐常潰圍陷陣爲士卒先軍還之日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太祖乃歎之嘗謂諸將曰承先口不言勲孤當代其論叙其見知如此性節儉所得祿皆散與宗族身死之日家無餘財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五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謚曰莊子正嗣官至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祐弟澤頗好學有幹能起家魏廣平王參軍丞相府兼記室加宣武將軍給

事中從尉遲迴平蜀授帥都督賜爵安彌縣男稍遷司輅下大夫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澧州刺史在州受賂總管代王達以其功臣子弟密奏貫之後爲邛州刺史不從司馬消難被害

常善高陽人也世爲豪族父安成魏正光末茹茹寇邊以統軍從鎮將慕容勝與戰大破之時破六汗拔陵作亂欲逼安成不從乃率所部討陵以功授伏波將軍給鼓節後與拔陵連戰卒於陣善魏孝昌中從爾朱榮入洛授威烈將軍都督加龍驤將軍中散大夫直寢封房城縣男邑三百戶後從太祖平侯莫陳悅除天水郡守魏孝武西遷授武衛將軍進爵武始縣伯增邑二百戶大統初加平東將軍進爵爲侯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累有戰功除使持節衛將軍假驃騎大將軍秦州刺史四年從戰河橋加大都督進爵爲公除涇州刺史屬茹茹入寇抄掠北邊善率所部破之盡獲



所掠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西  
安州刺史轉蔚州刺史頻莅三蕃頗有政績魏恭帝二年進爵永  
陽郡公增邑二千戶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寧州總管保定二年  
入爲小司徒四年突厥出師與隋公楊忠東伐令善應接之五年  
夏卒時年六十四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延夏鹽恒燕五  
州諸軍事延州刺史子昇和嗣先以善勲拜儀同三司

辛威隴西人也祖魏渭州刺史父生河州四面大都督及威  
著勲追贈大將軍涼甘等五州刺史威少慷慨有志畧初從賀拔  
嶽征討有功假輔國將軍都督及太祖統嶽之衆見威奇之引爲  
帳內尋授羽林監封白土縣伯邑五百戶從迎魏孝武因攻回洛  
城功居最大統元年拜寧遠將軍增邑二百戶累遷通直散騎常  
侍進爵爲公增邑三百戶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並先鋒陷敵

勇冠一時以前後功授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從于謹破襄城  
又從獨孤信入洛陽經河橋陣加持節進爵爲公增邑八百戶五  
年授揚州刺史加大都督十三年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普毛氏出爲鄜州刺史威時望旣重  
朝廷以桑梓榮之遷河州刺史本州大中正頻領二鎮頗得民和  
閔帝踐阼拜大將軍進爵抱罕郡公增邑五千戶及司馬消難水  
附威與達奚武率衆援接保定初復率兵討丹州叛胡破之三年  
與達奚武攻陽關拔之明年從尉遲迴圍洛陽還拜小司馬天和  
初進位柱國復爲行軍總管討綏銀等諸州叛胡並平之六年從  
齊王憲東伐拔伏龍等五城建德初拜大司寇三年遷少傳出爲  
寧州總管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大象二年進封宿國公增邑并  
前五千戶復爲少傅其年冬薨時年六十九威性持重有威嚴歷



官數十年未嘗有過故得以身名終兼其家門友義五世同居世以此稱之子永達嗣大象末以威勳拜儀同大將軍

庫狄昌字恃德神武人也少便騎射有膂力及長進止閑雅膽氣壯烈每以將帥自許年十八爾朱天光引爲幢主加討夷將軍從天光定關中以功拜寧遠將軍奉車都尉統軍天光敗又從賀拔嶽授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及嶽被害昌與諸將議翊戴太祖從平侯莫陳悅賜爵陰盤縣子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後從太祖迎魏孝武復潼關改封長子縣子邑八百戶大統初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戶從破竇泰授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又從復弘農戰沙苑昌皆先登陷陣太祖嘉之授帥都督四年從戰河橋除冀州刺史後與于謹破胡賊劉平伏於上郡授馮翊郡守久之轉河北郡守十三年錄前後功授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又從隋公楊忠破

蠻賊田社清昌功爲最增邑三百戶拜儀同三司尋遷開府儀同三司十六年出爲東夏州刺史魏廢帝元年進爵方城郡公增邑并前四千一百戶六官建授稍伯中大夫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後以疾卒

田弘字廣略高平人也少慷慨志立功名膂力過人敢勇有謀略魏永安中陷於万侯醜奴爾朱天光入關弘自原州歸順授都督及太祖初統衆弘求謁見乃論世事深被引納卽處以瓜牙之任又以迎魏孝武功封鶉陰縣子邑五百戶太祖嘗以所著鐵甲賜弘云天下若定還將此甲示孤也大統三年轉帥都督進爵爲公從太祖復弘農戰沙苑解洛陽圍破河橋陣弘功居多累蒙殊賞賜姓紇干氏尋授原州刺史以弘勲望兼至故以衣錦榮之太祖在同州文武並集乃謂之曰人人如授弘盡心天下豈不早定卽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廢帝元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蜀之後梁信州刺史蕭韶等各據所部未從朝化詔弘討平之又討西平叛羗及鳳州叛氏等並破之弘每臨陣摧鋒直前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馬被十稍朝廷壯之信州羣蠻反又詔弘與賀若敦等平之孝閔帝踐阼進爵鴈門郡公邑通前二千七百戶保定元年出爲岷州刺史弘雖武將而動遵法式百姓頗安之三年從隋公楊忠伐齊拜大將軍明年又從忠東伐師還乃旋所鎮吐谷渾寇西邊宕昌羌潛相應接詔弘討之獲其二十五王拔其七十二柵遂破平之天和二年陳湘州刺史華皎來附弘從衛公直赴援與陳人戰不利仍以弘爲江陵總管及陳將吳明徹來寇弘與梁主蕭瑋退保總一作紀南令副總管高珠拒守明徹退乃還江尋以弘爲仁壽城主以逼宜陽齊將段孝先斛律明月出軍定

隴以爲宜陽援弘與陳公純破之遂拔宜陽等九城以功增邑五百戶進位柱國大將軍建德二年拜大司空遷少保三年出爲總管襄郢昌豐唐蔡六州諸軍事襄州刺史薨于州子恭嗣恭少有名譽早歷顯位大象末位至柱國小司馬朝廷又追錄弘勲進恭爵觀國公

梁椿字千年代人也祖屈朱魏昌平鎮將父提內正郎椿初以統軍從爾朱榮入洛復從榮破葛榮於滏口以軍功進授都將後從賀拔嶽討平万俟醜奴蕭寶夤等遷中堅將軍屯騎校尉子都督普泰初拜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二年除高平郡守封盧奴縣男邑一百戶太昌元年進授都督從太祖平侯莫陳悅拜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大統初進爵欒城縣伯增邑五百戶隴東郡守尋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遷梁州刺史從復弘濃戰沙苑與獨孤



信入洛陽從宇文貴破東魏將堯雄等累有戰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從戰河橋進爵東平郡公增邑一千戶俄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七年從于謹討稽胡劉平伏椿擒其別帥劉持塞又從獨孤信討岷州羌梁企定破之除清一作渭州刺史在州雖無他政績而夷夏安之十三年從李弼赴潁川援侯景別攻閻韓鎮斬其鎮城徐衛城主卜貴洛率軍士千人降以功增邑四百戶孝閔帝踐阼除華州刺史改封清陵郡公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戶二年入爲少保轉少傅保定元年拜大將軍卒於位贈恒鄜延丹寧五州諸軍事行恒州刺史謚曰烈椿性果毅善於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死力雅好儉素不營貨產時論曰此稱焉子明魏恭帝二年以椿功襲爵豐陽縣公尋授大都督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治小吏部歷小御伯

御正下大夫保定五年詔襲椿爵舊封回授弟朗天和改封樂陵郡公除上州刺史增邑并前四千三百戶

梁臺字洛都長池人也父去斤魏獻文時爲隴西郡守臺少果敢有志操孝昌中從爾朱天光討平關隴一歲之中大小二十餘戰以功授子都督賜爵隴城鄉男普泰初進授都督後隸侯莫陳悅討南秦州羣盜平之悅表臺爲假節衛將軍左光祿大夫進封隴城縣男邑二百戶尋行天水郡事轉行趙平郡事頻治郡頗有聲績未幾天光追臺還引入帳內及天光敗於寒陵賀拔嶽又引爲心膂嶽爲侯莫陳悅所害臺與諸將議翊戴太祖從討悅破之又拜天水郡守大統初復除趙平郡守又與太僕石猛破兩山屠各一作增邑二百戶轉平涼郡守時莫折後熾結聚輕剽寇掠居民州刺史史寧討之歷時不克臺陳賊形勢兼論攻取之策寧善而從



之遂破賊徒復與于謹破劉平伏錄前後勳授潁州刺史賜姓賀  
蘭氏從援玉壁戰却山授帥都督大統十五年拜南夏州刺史加  
通直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增邑二百戶魏廢帝二年遷使持節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孝  
閔帝踐阼進爵中部縣公增邑通前一千戶武成中從賀蘭祥征  
洮陽先登有功別封綏安縣侯邑一千戶詔聽轉授其子元慶保  
定四年拜大將軍時大軍圍洛陽久而不拔齊騎奄至齊公憲率  
兵禦之乃有數人爲敵所執已去陣二百餘步臺望見之憤怒單  
馬突入射死兩人敵皆披靡執者遂得還齊公憲每嘆曰梁臺果  
毅膽決不可及也五年拜瀋州刺史臺性疎通恕已待物至於蒞  
民處政尤以仁愛爲心不過識千餘字口占書啓辭意可觀年過  
六十猶能被甲跨馬足不躡蹠馳射弋獵矢不虛發後以疾卒

宇文測字澄鏡太祖之族子也高祖中山曾祖豆頰祖麒麟父永  
仕魏位並顯達測性沈密少篤學每旬月不窺戶牖起家奉朝請  
殿中侍御史累遷司徒右長史安東將軍尚宣武女陽平公主拜  
駙馬都尉及魏孝武疑齊神武有異圖詔測詣太祖言令密爲之  
備太祖見之甚歡使還封廣川縣伯邑五百戶尋從孝武西遷進  
爵爲公太祖爲丞相以測爲右長史軍國政事多委任之又令測  
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除通直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大統  
四年拜侍中長史六年坐事免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大都督行汾州事測政存簡惠頗得民和地接東魏數相  
鈔竊或有獲其爲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  
與相見如客禮焉仍設酒餼宴勞放還其國并給糧餼衛送出境  
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爲寇汾晉之間各安其業兩界之民遂通



慶弔不復爲仇讐矣時論稱之方於羊叔子或有告測與外境交通懷貳心者太祖怒曰測爲我安邊吾知其無貳志何爲間我骨肉生此貝錦乃命斬之仍許測以便宜從事八年加金紫光祿大夫轉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卽來寇掠先是常預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十年徵拜太子少保十二年十月卒於位時年五十八太祖傷悼親臨慟焉仍令水池公護監護喪事贈本官謚曰靖測性仁恕好施與衣食之外家無蓄積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盜所失物卽其妻陽平公主之衣服也州縣擒

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乃不認焉遂遇赦得免盜旣感恩因請爲測左右及測從魏孝武西遷事極狼狽此人亦從測入關竟無異志子該嗣歷官內外位至上開府儀同三司臨淄縣公測弟深

深字奴干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爲營伍并折草作旌旗布置行列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乃大喜曰汝自然知此於後必爲名將至永安初起家祕書郎時羣盜蜂起深屢言時事爾朱榮雅知重之拜厲武將軍尋除車騎府主簿三年授子都督領宿衛兵卒及齊神武舉兵入洛孝武西遷旣事起倉卒人多逃散深撫循所部並得入關以功賜爵長樂縣伯太祖以深有謀略欲引致左右圖議政事大統元年乃啓爲丞相府主簿加朱衣直閣尋轉尚書直事郎中及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



教曹圍洛陽太祖將襲秦諸將咸難之太祖乃隱其事陽若未有謀者而獨問策於深對曰竇氏歡之驍將也頑凶而勇戰亟勝而輕敵歡每仗之以爲禦侮今者大軍若就蒲坂則高歡拒守竇泰必援之內外受敵取敗之道也不如選輕銳之卒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卽救之則竇可擒也旣虜竇氏歡勢自沮回師禦之可以制勝太祖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秦而齊神武亦退深又說太祖進取弘農復克之太祖大悅謂深曰君卽吾家之陳平也是冬齊神武又率大衆度河涉洛至於沙苑諸將皆有懼色唯深獨賀太祖詰之曰賊來克斥何賀之有對曰高歡之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唯歡恥失竇氏復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以擒也此事昭然可見不賀何爲請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

其走路使無遺類矣太祖然之尋而大破齊神武軍如深所策四年從戰河橋六年別監李弼軍討白額稽胡並有戰功俄進爵爲侯歷通直散騎常侍東雍州別駕使持節大都督東雍州刺史深爲政嚴明示民以信抑挫豪右吏民懷之十七年入爲雍州別駕魏恭帝二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六官建拜小吏部下大夫孝閔帝受禪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吏部中大夫武成元年除幽州刺史改封安化縣公二年徵拜宗師大夫轉軍司馬保定初除京兆尹入爲司會中大夫深少喪父事兄甚謹性多奇譎好讀兵書旣在近侍每進籌策及在選曹頗獲時譽性仁愛情隆宗黨從弟神譽神慶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焉天和三年卒於位贈使持節少師恒雲蔚三州刺史謚曰成康子孝伯自有傳



史臣曰太祖屬禍亂之辰以征伐定海內大則連兵百萬繫以存  
亡小則轉戰邊亭不闕旬月是以人無少長士無賢愚莫不投筆  
要功橫戈請奮若夫數將者並攀翼雲漢底績屯夷雖運移年世  
而名成終始美矣哉以赫連達之先識而加之以仁恕蔡祐之敢  
勇而終之以不伐斯豈企及所致乎抑亦天性也宇文測昆季政  
績謀猷咸有可述其當時之良臣哉

周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九

終

西川毛鳳苞  
氏雷應甫印



